

观音

■ 邓瑞芳

引子

七月末,苏鹤回了一趟小苏庄。那时是盛夏,天气热得不得了,阳光毒辣。她看着窗外明晃晃的太阳,心里不免恐惧。这样的季节,她本能地躲在室内,尽量不进行户外活动。苏鹤大学学的是新闻传播,毕业后留在一家党报做编辑,十分忙碌,几近一年没有回老家。那天父亲打电话说,小苏庄盖了一座观音庙,是苏白银出资修建的。村里通知所有在外面工作的人们都要回来,要举行观音庙开光庆典。

提起苏白银,那是整个小苏庄以及金浦镇方圆十里都比较闻名的人物。这一点苏鹤并不惊奇,在山西的许多城市,县城以及村镇,像苏白银这样的人物有很多,他们经营着许多煤矿,在以煤炭为经济主线的山西,煤老板就像当地的煤炭一样身价显赫。而苏白银这样的人,在山西众多的煤老板中,只是九牛一毛。但在整个小苏庄来说,苏白银的名字就像一面旗帜一样招摇着。

苏白银为人也还不错,比起别的煤老板来,他算是个朴素而忠厚的人。当初是因为家里贫穷,没有钱,才想到要开发煤矿的。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苏白银先是请了矿井勘察队的人来勘察,测量。确定下面的矿产资源可以开发,又从四川请了钻井队来打矿井,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苏鹤才三四岁,常常一个人摇摇摆摆地走去最下村的大杂院去玩,大杂院里常常放露天电影,小苏庄的人们就都搬上凳子,纷纷前去看电影,有时也看电视,那时刚刚播出《射雕英雄

传》。那是苏鹤第一次看那个电视剧。那些钻井队的人也常去大杂院看电视,一面吃着腊肉,一面哇啦哇啦地用大家听不懂的四川话谈笑着。钻井队的人们前后呆了一年多,才离开小苏庄。

开一个煤矿并非易事,苏白银没钱,就四处筹钱,最困难的时候,还跑去跟苏鹤的爷爷借了二百块钱。那时候,小苏庄在外面工作的人很少,苏鹤的爷爷好歹算是吃公家饭的人,虽然工资少,但总比农民强些。就将钱借给了苏白银。

煤矿开起来了,但煤炭的价格却很低,不过苏白银仍然靠着这座小煤矿渐渐发了财。在村里率先买了车。但苏白银很低调,从不张扬。他有四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自然宝贝得很,跟苏鹤同年。大女儿叫珍宝,二女儿叫珠宝,听说当年生下第三个女儿后,见还是女孩,就没有再顺着两个姐姐的名字,而是取名叫拖弟,意思就是希望下一个是男孩,让她以后能拖着弟弟。没想到第二年果真生了儿子。拖弟这名字很快就在小苏庄被叫得响亮,拖弟自己却很不喜欢这名字,一个姑娘家,拖弟拖弟地叫着,乍一听,很容易被人听成“拖地”。去县里上学之后,就自己给自己改了名字。虽然家里有钱,但拖弟一点也不骄纵,像苏白银一样朴素,自己念了师范学院,后来分配到金浦镇中学当了一名老师。苏白银对儿女并不宠溺,相反,他媳妇对得来不易的儿子却无比溺爱,专门请人根据生辰取了名字,叫苏云集。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名字真是巧得很。

少年时代,苏鹤每次回到小苏庄,跟堂姐们在爷爷屋里玩闹的时候,二姐苏雁芝总会戏谑地说:“瞧瞧人家苏白银家的女儿们,不是珍就是珠的,

听着多金贵,叫了个拖弟,还真拖来一个弟弟,连天上的云彩都被集合到他们家去了,怪不得能发财!瞧咱们家的女孩们,全是一群鸟,得自己找食吃!”大家就哈哈大笑起来。爷爷每次的解释就是:“你们不懂,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你们父亲那一辈是‘文’字辈,到了你们这一辈,是‘鸟’字辈。当时我给你们取名字,可花了不少心思哪,名字又要好听,又要符合这个鸟字。别羡慕白银家的女儿,瞧那些名字多俗气啊。”

苏鹤选在开光典礼的前一天从省城返回了小城的家里。她的故乡在石州市玉河县金浦镇的一个村子里。从省城坐大巴到石州市要两个多小时。她先回到石州的家里,父母几年前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就从县城搬过来。回到家里后,是上午十点半,她是早晨六点半坐车出发的,本来预计九点就能回去。然而高速走了一半的时候,在某一个出口处被交警拦了下去,说前方出了车祸,所有车辆都无法继续前行。车只好下高速走国道。国道一路都在修路,路况非常糟糕,车走得异常艰难。有些路段扬起的灰尘,就像扔了几颗炸弹,连前面的车辆行人都无法看清,车要停下来等灰尘散去才能重新启程。苏鹤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大口地喝着冰水,一面跟父母讲述一路上发生的事,一面又埋怨着天气的毒辣和路途的凶险。

苏爸爸和苏妈妈疼惜女儿,早已煮好了饺子,在苏鹤一进门就将饺子端上了桌。苏鹤将电风扇对准自己,一面吹着热气扑面的饺子,一面哇啦哇啦地继续她的演讲。

吃完饭,苏鹤就随父母和弟弟一起出门,因为石州市到小苏庄没有直达车,他们要先从石州坐车前往玉河县城,再从玉河县城坐私人客运的小汽车去金浦镇。到了金浦镇后再想办法回小苏庄。然而,在车快到金浦镇的地方,遇到了山体滑坡引起的堵车。山体滑坡应该是几天前的事,透过车窗望去,滑坡并不是很严重,可能是前几日塌下来大量的土层堆积如山,挡住了路面,现在虽然能走,但只能通过一辆车,经过的地方,地势明显高了许多,而且加上一路都是拉煤的大卡车,现在都集中在这里,才会造成堵塞。她坐在车里焦躁不安,因为司机不舍得开空调,她早已被热出一身汗。她扭头向后望去,后面的车已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再转头望着外面炽烈的阳光,以及那些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车辆,心里泛起了忧愁。

堵了大约十几分钟,车流终于走开了。苏鹤终于松懈下来,将头靠在了座椅背上。

到达金浦镇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这算是个比较繁荣的小镇,每隔五天就会有集市,周边村庄的人们来这里赶集,买卖各种货物,热闹非凡。少年的时候,苏鹤也曾跟着母亲到这里赶过集。苏鹤的外婆家也在金浦镇附近的村子里,距离镇上非常近。那个村子叫葫芦塔,很有意思,葫芦塔村并没有塔,它和金浦镇所有的村庄一样普通。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每天放学后都要回家,穿着布拉吉,绑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一天要来回跑几趟。高中毕业后,母亲先是在附近的村子当民办教师,后来又在镇上的商场里当过几年柜台售货员。现在算起来,母亲应该是当时的首席售货员了,因为那算是改革开放后金浦镇的第一个国营商场,所以母亲的职业在当时是极被别人羡慕的,她起初放弃了教师跑去当售货员也是因为十分向往这个职业的。苏鹤知道母亲结婚时的手表就是在那个商场里买的,八十年代初的手表还是稀罕物品,即使有钱,在那样的小镇,也不容易买到。那块手表,母亲从结婚一直戴着,戴了二十多年,直到最近几年表链坏了,才被下放。到现在为止,母亲还时常感叹那个时代的东西,说都货真价实,质量可靠,不像现在,物质发达了,可到处都是伪劣商品,你都搞不清真假。那些吃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长大的。父亲就说,以前是物质匮乏,大家穷,没吃的。现在呢,物质文明这么发达,我们却不敢放心吃喝了。

金浦镇对于苏鹤的母亲来说,熟悉得不得了。现在他们一家住在石州,也只有偶尔回小苏庄的时候,才会路过金浦镇。而金浦镇附近的苏鹤外婆家,也已经人去屋空。苏鹤的外婆在十多年前就已去世,舅舅们都举家迁去了石州市。所以,很多次,苏鹤的母亲路过金浦镇的时候,也都无法再回附近的娘家看看了,因为娘家只剩下一个空壳。苏鹤看到母亲脸上淡淡的笑容,因为天气的缘故,母亲的脸颊显得红扑扑的,眼角的皱纹在阳光下更加清晰可辨。苏鹤看着母亲,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淡淡的哀伤,她知道,母亲的青春永远留在了金浦镇,

这里有她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足迹，那是母亲永远珍贵的回忆。在苏鹤的心里，没有一个年代能够比得上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青春在苏鹤的想象和内心里，是永远美好的。没有人知道，她其实特别羡慕母亲那一辈的青春，那么生机勃勃，那么真诚，像火一样热烈，像阳光一样灿烂。而金浦镇，见证了那美好的一切。苏鹤看着这小镇，就像看到了母亲的回忆。金浦镇还是金浦镇，可是，她的母亲却在岁月蹉跎里，渐渐苍老了。一切都物是人非。此刻的金浦镇，在这样灼烈的阳光下，显得空旷而冷清，路边偶尔经过几个人，两旁的店铺也因为天气酷暑而生意惨淡。苏鹤打发弟弟去旁边的小店里买了几瓶矿泉水，接在手里看了看，捏了捏瓶子，盯着上面的字看了几秒，觉得有些像伪劣商品。她皱了皱眉，拧开瓶盖，仰起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金浦镇到小苏庄，还有十五里路。在路边站了一会，苏鹤就有点吃不消了，太阳直晒得她眼花，她看了看母亲晒红的脸庞，有点后悔没有带伞。脚下是四五个大包，里面都是他们买给爷爷吃的东西。记忆里，苏鹤每次和父母回小苏庄，都是提着大包小袋吃的喝的。因为金浦镇到小苏庄，没有客运车，要不就是搭别人的顺风车，要不就是出租小汽车。交通不便，每次回小苏庄，都像去逃荒。她和弟弟跟着父母，拎着几袋重重的东西，又向前走了几步，看到一辆陈旧的红色奥拓，父亲上前去询问，车主说去小苏庄要二十块钱。几个人便上了车。

去小苏庄，一路都是盘山公路，路面很宽，偶尔会有拉煤的大卡车从对面方向驶来，不知是从小苏庄走的，还是从大苏庄走的。反正，这里的地下资源就是这样被一车车拉走了。这条公路以前是土路，是因为大苏庄才被修成柏油路面的。这个叫大苏庄的村子与小苏庄比邻。大苏庄并不大，小苏庄也不小，两个村子的人们都姓苏。可能是很久以前，两个村子没什么区分，就干脆命名为大苏庄和小苏庄了吧？重要的是，大苏庄也有一个煤矿，而且比小苏庄的规模大多了，使用的是露天开采技术，省里都在大苏庄煤矿立了项目。为了方便煤车的行驶，所以大苏庄煤矿才改造了这条路。

果然，车行驶到大苏庄和小苏庄分路的时候，那条柏油路俨然左拐伸向了大苏庄的方向。到小

苏庄需要继续向前走，因为岔路口有一个小矮坡，比路面高一些，所以看起来，他们就像是走到了悬崖边。不知为何，苏鹤每次回小苏庄路过这个小矮坡，心里都会突突地跳几下。走过小矮坡，车到了土路上，土路坑坑洼洼，路边还有一些裂缝，甚至，在快到小苏庄的路面上，还有塌陷的迹象。苏鹤看着窗外，觉得她的故乡越来越老了。

第一日

1

车在小苏庄煤矿停了下来。这里的地形称得上险要，它的地貌和布局，只能用复杂来形容。他们下车的地方紧靠矿上的办公室，一排砖砌的平房，大概有五六间。周围站着一些熟悉或陌生的人，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下车和离去。

小苏庄没变，还是那样。虽然叫小苏庄，但这村子并不小，在方圆也算大村庄，住着二百多户人家。但这是从前，现在，村里的人已经很少了，剩下的亦大都是老弱病残，但凡有一点本事的，都走了。最先离开小苏庄去外面的是苏鹤家，她的爷爷从前在石州市和玉河县医院都工作过，是国家正式的工作人员，所以她也沾了点小光，出生在玉河县人民医院。爷爷在石州工作的时候，苏鹤的奶奶还在小苏庄，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就是苏鹤的父亲和大伯。后来，爷爷调到了玉河县城后，就将奶奶接到了县里。那时，苏鹤的父亲也在玉河县城工作。母亲已经辞掉金浦镇的工作，独自在小苏庄照顾苏鹤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苏小鸥。时间不长，苏鹤就被爷爷奶奶接去玉河县上学，那时，苏鹤大概五六岁。在苏鹤正式上小学以后，母亲才带着大一点的弟弟来到了玉河县城。那一走，就是许多年，只有每年寒暑假一家人才会回小苏庄小住。

现在小苏庄只剩下她的爷爷和大伯大妈了。当年，苏鹤一家搬去玉河县城没多久后，爷爷就从县医院提前退休，和奶奶又回了小苏庄。回来后，爷爷就被苏白银邀去给他矿上当出纳，那是九十年代初。几年后，煤矿扩大生产，加上爷爷年纪也大了，而且工资并不高，就将那工作辞了。十年前，奶奶去世，剩下爷爷独自生活。有时，父亲也接他

去城里住一些日子，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喜欢呆在小苏庄。

小苏庄依山而建，因为地势的原因，分为上村和下村。在煤矿办公室后面有一条宽宽的大土坡，这条土路一直延伸到小苏庄的上村。路面宽阔，可以直接将车开上去。村里的小学也在上村。小学是建在一个类似宽阔平原的场地，通常开车的人都把车停在学校外面的空地上，然后再沿小路绕回到村子里。但苏鹤家住在下村，所以就沿着办公室朝前走，那是通往下村的路。

下村的路和煤矿是两个平行的方向，离得非常近，中间隔一条不到一米的小渠。走在这条小路上，路的左边就是小苏庄的煤矿。眼下煤矿正停产，而且又是个小煤矿，占地也小，在矿井不远处的空地上，苏鹤看到了一个戏台，不大不小，一些三三两两的人正在作最后的准备工作，看来是有好戏要唱了。戏台下还特意留出了观众的位置，面积挺大，几百平米的样子。但观众席后面却是个大悬崖，下面杂草丛生。沿着悬崖向右拐去，一个宁静而葱郁的村落才出现在他们面前，还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苏鹤家就在前面不远处，掩映在苍翠的树木间。走了几步后，出现了一个小岔口，这个岔口的另一条小路是沿着他们的反方向往小苏庄的后沟延伸而去。沟里距村子约有二里地，没有人家，十分偏僻，多年前有一口泉水井，还有一条从上蜿蜒而下的小溪流，小苏庄的人们都去沟里挑水吃，当然，那都是从前的事了。

下村住的人家并不多，稀稀落落的。岔口的正前方还有一条小路，由此形成了一个三岔口。沿着正前方的路走了一会之后，又出现了两条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左面是条大路，通向别的人家。他们走上了右边的小路，小路比较平坦，走了几步，小路渐渐成了石子路，一直延伸到了苏鹤家的院子。不过，铺这石子路也很费了一些周折，暂且不提。

院子的左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地势比院子低了很多，里面种着枣树、槐树、榆树、酸枣树，以及杨树，当然，最多的还是枣树。院子的一块石头上，放着一个篮子，里面正晾晒着金针。院子的右边有一道坡，顺着那道坡上去，可以走到村里的任何一家去。在农村就是这样，有很多路，四通八达，可以随便走。那道坡同时也作为院子的一堵

墙，在墙角下，有一口井，从井口伸出一条长长的管子，穿过大门，经过内院和小桥，一直通向爷爷的屋子里。井底安了一个水泵，只要爷爷在屋子里打开电闸，井里的水就会顺着那条管子自动流入水缸里，比用水桶挑省事多了，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也算方便。不过，你千万别以为这井里的水是从小苏庄的沟里挑来的泉水，而是爷爷花钱买来注入井里的。现在的小苏庄，早就没有水了。别说爷爷已经八十多岁，没有力气走去那么远的沟里挑，就算他有力气去挑，沟里也早已干涸了，在好几年前，就干涸了，连一滴水都不会再有了。村子里的人们全都买水喝。

苏鹤推开院子的木头大门，跨过木头门槛，走了进去，里面又是一个院子，奶奶活着的时候，称这里为内院，呈长方形，地面是用砖块铺成的，因为年代久远，光线阴暗，砖块的缝隙间长满了苔藓，远远一看，整个地面都是幽深而潮湿的绿色，像行走在一方浅浅的水面上。院子的左边是砖砌的半人高的围墙，墙外是先前说的那片小树林，有几棵高大古老的槐树从墙外伸出茂盛的枝叶，几乎遮盖了半个院子。院子的右边是一排古老的房屋，大约十来间，门窗斑驳，窗纸破烂，透着陈旧而颓败的气息，每间房屋都锁着一把沉重而生锈的大锁。走到第三间的时候，苏鹤凑到窗前去，可能是光线的缘故，只看到屋里漆黑一团。其实她也知道，里面放着的不过是些陈年的杂物而已。苏鹤幼年的时候，他们一家曾经在这间屋子里住过几年，那时父亲在玉河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一周回来一次。

奶奶就住在他们隔壁。于是她走到第四间屋子的时候，也凑到窗前去，透过被风雨吹打得破烂的窗纸，她仍然只看到黑漆漆一片。可是她仿佛闻到了奶奶的气息，心里涌上微弱的痛。每次想到奶奶，她的心里都是痛的，何况站在奶奶从前住过的屋子前。她有些黯然地转过身，跟着父母和弟弟向左拐去。这排房屋的对面是一座约四十五度的小桥，大约有七八米长的样子，正好和奶奶住过的那间屋子是相对的。远远望去，这院子和桥像个“丁”字。他们后来的新家就在桥对面，其实说新家只是相对老屋而已，新的房屋是苏鹤几岁的时候父亲盖起来的，到现在二十多年也已经很旧了。因

为当时新的地基和旧院中间有一条小渠，所以就修了这座小桥，桥下用石头筑了一个拱形的洞，也算一个拱桥了。每当下暴雨的时候，总是有哗哗的水从桥下流过。这条只有一个拱的小桥稳稳地将苏鹤的旧家和新家连接在一起。她走在桥上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旧院的那一排房屋，它们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破败。那把把黑色的大锁，那屋里锁着的，是时光，是岁月，是气味，是回忆。

爬过小桥，才算真正到家了。新家的院子算得上辽阔，非常干净。那片小树林被旧院和新院簇围在中间，像凹下去的一片小沼泽。院子的一角种着几株西红柿，另一角种着韭菜、白萝卜和小葱什么的。最里边的角落有一棵枣树，翠绿的树叶间挂着青色的小枣。四五间砖砌的窑洞一字排列着，木质的门窗，当年漆成的果绿色的油漆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渐渐褪色。他们住的那间屋子两扇玻璃窗户大开，门也大敞。原来是爷爷知道他们要回来，提前将门窗打开，让屋里空气流通。当年新院的房屋建好以后，父亲就专门空出这间屋子让爷爷奶奶也一块搬了过来，苏鹤他们就住在隔壁。其余的几间屋子，也没人住，都一直空着。小苏庄的窑洞基本都是改良版的，当然土窑洞也有，已经很少了，也没人住了。村里的人们做饭也都不再生火，爷爷也一样，现在做饭用电磁炉，偶尔停电就用煤气灶，吃的喝的也都放在冰箱里，不用担心天气热了会坏掉。除了孤独些，其实爷爷的日子过得还挺惬意。

爷爷看他们个个满头大汗，抱来一个西瓜。苏鹤建议将西瓜切好放进冰箱冰着，等过一会再吃。这样高温的天气里，顶着那么大的太阳赶了那么远的路回来，这会儿苏鹤浑身上下都源源不断地冒着火，恨不得自己也躲进冰箱里去。

吃完西瓜，苏鹤跟小鸥帮母亲收拾屋子，晾被子。在太阳下来回折腾了半天，热得汗流浹背，才算把一切弄妥当。每次都是这样，回到小苏庄其实住不了两天，光收拾屋子就累得够呛，等屋子慢慢收拾好，安下心来要好好地住一住，却也该走了。

弄完这一切，已经三点多了，母亲开始做饭。苏鹤说，这才三点多啊，离晚饭时间还早呢，先休息会吧。但母亲说还是趁早做，早吃早了事。然后就开始包饺子，饺子馅是现成的，昨天在石州的家

里就做好了，临走前才从冰箱里拿出来。母亲说给爷爷带的那些蔬菜等他们走了以后留着让爷爷一个人吃，否则，这么多人，不等他们走，菜就完了，而且，如果要炒菜的话，还得洗菜，爷爷的水是比金子还宝贵的，洗五个人吃的菜，那得用多少水啊。所以，母亲在回来前就把这一切都想好，做了饺子馅，只需和面，一包，就好了。

屋子里一下多了几个人，爷爷显然很高兴。苏鹤一面帮母亲包饺子，一面和他们说话。只是屋子里像个蒸笼，人的皮肤仿佛沾着水汽，每个毛孔都能淌下一颗汗珠。回来之前，苏鹤一直认为，离开了城市，回到乡下，就会凉爽许多，至少小苏庄在她的记忆里，夏天一直都是舒适的，夏天的村庄是最美丽的。这是苏鹤回到小苏庄前，心里从未断过的念头。记忆里小苏庄的夏天，无论如何也不会到了挥汗如雨的程度。然而现在的情况明显变了，小苏庄和那些石头森林一样，除了炎热，还是炎热。

2

饺子快包完的时候，院子里突然来了几个人，是苏鹤的三位老姑妈，住在上村的李九帮她们挑着一担东西。李九是爷爷的远房亲戚，但绕了好几个弯，苏鹤也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关系。小苏庄里有两三户人家是不姓苏的，李九家就是其中之一。这三位老姑妈对此次观音庙开光十分热情，上午就来到小苏庄了。大概知道苏鹤的父母还没回来，想到苏鹤的爷爷年纪大了不方便招待她们，于是由年纪最大的老姑妈苏一清带着，三人一起去了李九家。这会儿约摸着苏鹤的父母回来了，她们就来了。因为带的东西多，李九用扁担帮她们从上村挑下来。

三位老姑妈鱼贯而入，爷爷的屋子里瞬间变得拥挤起来。苏鹤母亲招呼她们三位吃饭。她们一面说话一面将带给爷爷的礼品分放在桌上。她们说话的声音依然高亢，像团火一样散发着，比这个夏天更加剧烈。

因为都是苏鹤父亲的姑妈，年纪又都大了，所以母亲平常见了她们都很热情。尤其是对那位花旗老姑，苏鹤的父亲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去看她。她是三位老姑妈当中年纪最小的，今年刚好七十岁，

满头银发,穿着黑底碎花的短袖,一条浅灰底小暗花的九分裤,衣着看起来得体而讲究,是三位老姑妈当中最会保养最会穿衣的一位,当然,这与她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关。她和丈夫几十年来一直感情要好,相濡以沫。丈夫是国家退休人员,退休后,老两口过着清闲的日子,儿女们都成家立业,对他们亦格外孝敬。虽然一直只是个家庭妇女,但她良好的生活氛围和平和的心态,让她一直保持着读书时候的气质。

这样的情形下花旗老姑当然过得悠然自得。她对人也很有和藹,不像苏一清,苏一清在苏鹤的印象里,是个霸道、得理不饶人的女人,有点河东狮吼,对人也不和藹,亲切就更谈不上。也许骨子里也算良善,但她好像总是不懂该如何跟人相处,不懂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性格里又有自我的成分,所以常常弄巧成拙。年轻时嫁到另一个小镇,没几年就跟丈夫离了婚,离婚的时候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苏一清那时还有工作,她当时毕业于石州市经济管理学校,那个时候的中专毕业生,就如同现在的本科生,在当时是很吃香的,所以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金浦镇的镇政府工作。中间曾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省城去学习,那批学员都是全省各个县市以及乡镇推荐去的优秀工作人员,后来苏一清还被金浦镇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荣誉感和自我优越感,令苏一清在人前有了高人一等的气势。在丈夫面前,就更加跋扈和专横。她离婚的时候,只带走了唯一的小女儿纪璃春,三个儿子都留给了丈夫。

苏一清后来又嫁了,嫁给了晋城的一个男人。但她仍然很强势,不管家里家外,都是她说了算,好在这个男人忠厚老实,也甘于被她呼来喝去,挣的工资也全部交给她,而且对纪璃春也视如己出。苏一清父亲去世的时候,苏一清带着男人和女儿回来了,参加葬礼的人们都听到苏一清的女儿纪璃春跟在继父的旁边,欢快地叫着爸爸爸爸。

那一次,苏一清的三个儿子也来了小苏庄,他们已长高了不少,看到苏一清的时候,都显得十分欢喜,可是苏一清却不,对他们很冷淡,仿佛在她面前的只是三个不相关的孩子。三个孩子面对她,也只是安静地看着,并不敢上前去撒娇或有什么亲密的举动。也许在共同生活的那几年中,苏一清

的暴烈性格,令他们对母亲有一种本能地望而生畏。所以,即使母子相对,也没有半点亲密。而渐渐成长的纪璃春,血液里也传承了苏一清的冷漠和自我,日后面对三个哥哥的时候,亦是一副陌生而遥远的神态。那个时候,她已经不叫纪璃春,她跟随新爸爸改姓沐,叫沐璃春。沐璃春看着哥哥们的眼神是淡漠的,表情是冷静的。直到他们各自长大成家,他们疏离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苏一清虽然跟晋城的沐先生结婚了,但她早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然住在玉河县,因为沐璃春一直在玉河上学,后来又去了石州念专科。她就一直陪着沐璃春,直到沐璃春毕业后,苏一清找了很多关系,把沐璃春的工作留在了石州市。沐璃春结婚后,苏一清也去了石州市,她的妹妹苏四清也住在石州市,在石州市的枫山脚下。苏一清就在苏四清家附近也租了间屋子住下来,有时候也去沐璃春家住一阵子。沐璃春住的房子是二室一厅,是结婚的时候沐先生和苏一清凑钱帮助买的。但苏一清总是和沐璃春的丈夫相处不好,每次去了,沐璃春的家里就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苏四清劝她别再掺和沐璃春的事,但她改不了,她本来就对沐璃春的婚事不满,对沐璃春的丈夫怎么看都不顺眼,背地里到处跟人说女婿的不是。每次去了沐璃春家里,就想对他指手画脚,但她忘了,那不是她的丈夫,那是她女儿的丈夫。而且发生争执的时候,沐璃春多数是站在丈夫那边的。又一次吵架的时候,沐璃春冷静地看着苏一清说:“你以后再也别来了。”

苏一清怔住了,她挥舞在半空的一只手臂忽然就僵住了,像冬天里被冰封的半条枯枝。沐璃春说那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可是苏一清还是嗅到了平静之下的汹涌,她一遍遍地回味着女儿的话,嘴角扬起,她轻轻地笑着,大笑着,转身离开了沐璃春的家。

在石州住不下去了,她又想起了她在晋城的男人。于是苏一清就去了晋城,距石州很远的一个小城市,一呆就是好几年。

苏鹤想起来了,在最近这六七年里,她确实再也没有见过苏一清,只是从父母以及亲戚们那里听到过有关苏一清的消息,说苏一清前几年得了子宫癌,做了手术后,就从晋城回来了,还住在石州,这次她没租房子,直接住在苏四清的家里。

现在的苏一清,跟几年前苏鹤见她的时候,有很大变化。以前的苏一清非常胖,浑圆的身体,剪着齐耳的头发,头发多数时候都是凌乱的,衣着随意而邋遢。她的形象怎么都不像是个上班的女人,一般有工作的女人都不会像她那么不修边幅,但她自己似乎并不在意。有一年春天,过了正月后苏一清去镇里上班,镇上的人们都看到了从她裤子外面露出一大截红色裤腰带,一直拖到了膝盖。九十年代初期,城乡结合部的男人女人们都还习惯用一条棉布绳作为裤腰带,大都是红色的。可是并没有人故意将腰带露出来给别人看的。苏一清却不以为然,一直到了办公室,见同事们都看她,才笑着说:“你们不知道,我这腰带是故意露出来的,我今年是本命年啊,本命年不都穿红的吗,我不习惯穿红衣服,就系个红腰带啦。”

现在苏鹤看到她,倒有些吃惊,以前听母亲说苏一清自从手术后就瘦得不成样子。现在苏一清的那张脸,还真是瘦得厉害,颧骨突得非常高,两腮深深地陷下去,显得整个脸颊像个倒三角形,就剩两个腮帮子了,衬得颧骨就更加突兀了。花白的头发全部向后绾成了一个髻。她的身材似乎瘦了那么一点点,但又不太明显,可能手术后都补回来了。穿的依旧非常朴素,一条短袖白棉衫,一条茶色的裤子,平底的方口皮鞋上布满了尘土。

花旗和苏四清在隔壁苏鹤父母屋里休息,而苏一清就坐在炕沿上,一面看她们包饺子,一面又开始数落起她的女婿来。说起她的女婿,自然得先说她女儿沐璃春。

成家之后的沐璃春,苏鹤见得极少,对她的印象也渐渐模糊。她和沐璃春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也仅限彼此的年少时期。那时,苏鹤刚被爷爷奶奶从小苏庄接到了玉河县城上学。而当时的沐璃春已经在玉河一中读高三了。玉河县那个时候还很美,环境也好,城中有一条河像玉带一样穿城而过。冬天的时候,那条河上空变得雾气朦胧,水也变得温暖,十分奇异。附近人们在最冷的时候还去河边洗衣服,游泳。这条奇异的河一直被人赞叹,甚至写成诗词歌赋来颂扬。大概玉河县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苏鹤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呆在玉河县,对玉河县熟悉得都胜过了小苏庄。从小苏庄来的苏鹤只有五六岁,也没进幼儿园,过了一年,就直接

去玉河一小上小学了,那是玉河县城最好的小学。奶奶每天清早起来去送她上学。现在每次苏鹤想起这些,心里既甜蜜,又忧伤,在她的生命里,能被奶奶每日送去上学,能有一段岁月,最珍贵的儿童岁月,是跟自己的奶奶在一起,祖孙俩每天一起去学校,那真是令人永远值得怀念的事情。

与此同时,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还有苏鹤的姐姐——苏鹤大伯的大女儿苏绮鸾。苏绮鸾大苏鹤九岁,本来在金浦镇读书,但中考失败后,苏鹤的爸爸就帮她联系到了玉河县去上学。那年,苏绮鸾正在玉河一中复读初三。沐璃春也常常跑去她们那里吃饭。

那时苏鹤刚上一年级,那年冬天非常冷,有次周末苏绮鸾回了小苏庄,沐璃春得知后,那天晚上就跑到她们那里去睡觉。平时苏鹤跟苏绮鸾睡一个房间,两个单人床,一边一个,那晚沐璃春就睡在苏绮鸾的床上。

第二天清早,沐璃春早就起来了,爷爷奶奶在厨房里张罗早饭,苏鹤还坐在被子里穿衣服,她放在椅子上的一件毛背心滑到了地上,自己又够不着,就对沐璃春说:“你帮我捡起来吧。”沐璃春端坐在对面的床沿上,瞅了她一眼,说:“不捡。”七岁的苏鹤脱口而出:“你不捡就别吃我们家的饭。”沐璃春冷冷地说:“不吃就不吃,我以后再也不吃了。哼!”苏鹤说:“那你把以前吃过的也吐出来。”沐璃春当下被气坏了,估计长那么大,也没人对她那么不客气。可是苏鹤那么小,她又不能把苏鹤怎么样,何况还是在人家爷爷奶奶家里。于是沐璃春就哭了,爷爷奶奶走进来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站起来气咻咻地就走。苏鹤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奶奶,把事情又复述一遍。

沐璃春回去之后把事情告诉了苏一清,果真很长时间都不去她们那里。苏一清为此还去质问过爷爷奶奶,她去了免不了要吵一番,说苏鹤的话都是爷爷奶奶教的,大人小孩联合起来欺负她家沐璃春。奶奶说,一个小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怎么可能去教?苏一清根本不相信,大声嚷着要替她家沐璃春讨回公道。

本是件芝麻小事,最后却弄得苏家上下都知道了,都说童言无忌,小孩子的话怎么能去较真,但沐璃春却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置气,只会让她

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还有苏一清，就算护女心切，也不能跟着女儿瞎掺和啊。第二年，沐璃春考上了石州一所专科学校，离开了玉河。自此，苏鹤很长时间都鲜有听到她的消息。事实上，苏鹤亦确实有好多年没见过她。

再看到沐璃春的时候，是在她的婚礼上。那是九月的一天，苏鹤一家从玉河专程赶去石州参加沐璃春的婚礼。时隔已经十多年，沐璃春已经长成了二十八九岁的成熟女子。她的眉目轮廓更加清晰，身材亦比过去丰腴，整个人显得有些膀大腰圆，珠圆玉润。可能是继承了苏一清的体格，正朝着母亲的那条路线发展下去。

沐璃春就在苏一清租住在枫山脚下的房子里出阁。那天亲戚朋友去了不少，院里院外热闹极了。刚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沐璃春，听说一早起来就出去化妆了。直到两小时后，沐璃春才回来。苏鹤隔着一小扇玻璃窗，看到沐璃春由一个年轻女子陪着从院子外面进来，典型的新娘妆，发髻向后盘起来，斜斜地插着几株红色的珠花，身上穿一件红色的新嫁衣，但衣服却显得格外宽大，连腰身都看不出来。她行色匆匆，神情平淡，仿佛那天的喜事跟她无关。难道新娘在婚礼当天不应该是艳若桃花的吗，是最美的吗？可沐璃春却不是。她看起来竟像是原野里一朵开到酴醾的花，再也无法开得更加绚烂。苏鹤看着她快步走进屋子。后来隐约得知，沐璃春怀孕了，孩子都三四个月了，难怪她的腰身有点肥。

那天新郎来迎娶的时候，已经到中午了，据说新郎家在金浦镇，和沐璃春曾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回了原籍。可能苏一清就是因为这些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她好不容易才把沐璃春的工作弄到了石州市，现在找个丈夫，居然是金浦镇的，家里要什么没什么，还不如沐璃春家呢。怪不得结婚那天苏一清满脸的不高兴，像谁欠了她。从石州市到金浦镇一趟，中途还要经过玉河县城，那时石州到玉河县还没有开通高速公路，车程起码要两个多小时，据说迎亲队伍那天回到金浦镇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了，太阳都快落下去了。

那大概是苏鹤最后一次看到沐璃春。后来有关沐璃春所有的事，都是听别人说来的，就像她听说苏一清的事一样。

原本苏鹤以为，苏一清现在老了，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可是现在又看到苏一清之后，苏鹤才知道，这个女人，她根本没变，她这辈子是不可能再变了。除了年纪大一些，她还是像从前一样盛气凌人，连饭量都还是那么大。苏鹤的母亲请她们吃饺子，她们说，刚在李九家吃过，吃不下了。但苏鹤的母亲又说了两次以后，苏一清就真的端了碗，给自己夹满一碗饺子，一面吃，还一面去隔壁叫苏四清和花旗。苏四清和苏一清的体形都差不多，比苏一清还更圆润些，更白嫩些，简直保养得比小姑娘还水灵。苏鹤悲凉地想，她的奶奶活了一辈子，何曾这么圆润这么白嫩过，也没有像花旗老姑一样穿过那么好看的衣服，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小苏庄的土地。在苏鹤的脑海里，奶奶总是那么清癯瘦小，不舍得吃喝，对别人却乐善好施。唯一一对庄稼充满了格外浓厚的情怀。劳动了一辈子，也吃了一辈子苦，甚至在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去那条溪边把家里所有的衣物都洗得干干净净，把她自己也洗得干干净净，仿佛知道自己快走了似的。大概在奶奶的心里，小苏庄的那一片黄土地就是她的圣地，是她的天堂。如今，奶奶终于跟她的大地合为一体，再也不分开了。

苏鹤看着三个老姑妈们一个个端起了碗，去吃饺子，心里不住地纳闷，不是说已经吃过，而且吃不下了吗，怎么现在又吃了？她觉得她们真是虚假，先前母亲叫她们吃的时候个个都说自己吃不下，几分钟后，母亲又让她们吃，她们就都吃得津津有味了。

那么一大盆饺子馅包了那么多饺子，然而等苏鹤母女俩去吃的时候，所有的饺子都被吃光了。母亲只好重新和面，做了面条，又做了小半盆番茄炒蛋。苏一清又吃了一大碗面条。等到苏鹤跟母亲最后吃面条的时候，连番茄炒蛋也被她们吃光了，苏鹤跟母亲只好吃了白面条。苏鹤忍不住悄悄跟母亲抱怨：“妈，你真是热情过度。说一次就够了，她们不吃也就罢了，况且人家不是说在李九家已经吃过了？你还说好几次？你瞧瞧，几大盘饺子都吃光了，那么多面条鸡蛋也都吃光了，真能吃。不

是说人老了应该吃少一点？她们怎么吃那么多？”母亲小声说：“她们爱吃多少吃多少，又不是没有。她们都老了，而且也不常来，咱们得招待周全了，不能让人家笑话我们。”苏鹤看着母亲，无奈地翻翻眼睛，视线向窗外移去，三位老姑妈正在院子里说话。

那顿饭吃得颇费事，加上人多天气热，等一切收拾妥当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母亲对苏鹤说：“如果照你说的，六点再开饭，岂不是要吃到十点了。”

夜幕垂下去的时候，有唱戏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来，三位老姑妈和爷爷坐在院子里乘凉，一面议论着有关观音庙的事。爷爷坐在小椅子上，手里摇着一把小团扇说：“这戏也是唱给观音娘娘的。”

苏鹤热得受不了，说：“为什么非在这么热的三伏天里举办这庆典，选在秋天岂不是最好？”

“明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呀。”爷爷继续扇着他的小团扇，“明天给她过生日呢。”

苏鹤恍然大悟，进屋翻了下日历，一看，明天是农历六月十九。苏鹤打开手机上网查了一下，果然是。但农历六月十九是观音的成道日，农历二月十九才是观音的诞辰日。在中国佛教信仰的民俗活动中，观音菩萨每年都有三次庆祝活动，二月十九的诞辰日，六月十九的成道日，以及九月十九的出家日。各地寺院每年对观音菩萨的纪念活动总是隆重而热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月十九的观音生日香会。苏鹤想起来，父亲原就是农历二月十九的生日。从前总是听他说，他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坎坷，最后都会遇难呈祥，逢凶化吉，是观音娘娘在冥冥之中保佑他。苏鹤工作以后就给父亲买了一个玉观音，那块玉，就像清透的水里荡漾着几缕碧绿水草，让莲花座上的观音更加庄重和悲悯。父亲从此以后就戴着那枚玉观音。苏鹤望着暮色里影影绰绰的树木，心里默默地想，但愿观音可以庇佑一切好人。

后来，母亲说要去最下村串串门，因为站在他们的院子里就能看到戏台，看看有多热闹，问苏鹤去不去。苏鹤摇摇头。过了一会，父亲也去了煤矿上看戏。爷爷说，不只是唱戏，还请了马戏团的来表演，在煤矿附近还修建了一个简单的游乐园，诸如旋转木马、翘翘板、蹦蹦床什么的，明天上午还

给全村人准备了宴席。

苏一清三姐妹显得很高兴，而且借此机会明天还能见到很多平日里见不到的老朋友。平时大家都在外面，工作的，出嫁的，发小，朋友，都能见到了，她们完全把这次活动当作了一个盛大的聚会。若不是因为天黑了，又上了年纪，她们早就去凑热闹了。熟悉她们三姐妹的人都知道，她们也是很有才的，年轻的时候自然不用说，直到渐渐老了以后，都热衷于写词，对对联，要不哪里有秧歌队，她们三个，你随便挑一个，都能马上给你唱上几段，那些词，都是即兴而作，还很押韵，听起来既有精神，还能概括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院子里坐了一会，苏鹤就被蚊子咬得受不了，干脆起身去洗脸睡觉。她去洗脸的时候，不知谁把院子里的灯打开了，橘黄的灯光将院窗前的一角照亮了，映衬得四周更加幽深黑暗。苏四清她们已经在窗下摆了个小方桌玩起了扑克牌，苏一清不会玩，只有苏四清和花旗，她们又把爷爷拉来一起玩，爷爷是个扑克迷，平时一个人的时候也经常去附近的人家玩。现在三缺一，苏鹤不感兴趣，只好把小鸥叫来。

苏鹤还没洗完脸，就听见父亲回来了。她掀起竹帘探出头去，看见父亲坐在灯光和暗影交织下的木头椅子上在控诉苏大有，说苏大有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亲自站在马戏团的门口发卖，没票的不能进入观看，人们为了抢票，以致场面失控造成了混乱。因为这种活动平常小苏庄的人们都看不到，所以唯恐自己抢不到票，但人实在太多，哪来那么多票。村里一个叫顺子的看见了他，他和这顺子素日在小苏庄也有些交情，顺子便让他跟自己去矿办公室悄悄地领上一张票，算是走后门。他不愿意，觉得不就是个马戏吗，原本就不该发什么票，又不是在城市里看电影，还让他去走关系领票，他自然不情愿，就回来了。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苏鹤听明白了。她知道，父亲口中的苏大有就是小苏庄的村主任，平日里不为村里办事，钱财好处却不知捞了多少，一见人就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是个笑面虎，殊不知内心要多黑暗有多黑暗。今天他们回来走过的那条石子小路，以及外边的院子，是三四年前村里给铺的。原先是金浦镇统一发放给各个村子的资金，

是建设新农村项目资金的其中一部分，给各个村子铺石子路，专款专用。所以小苏庄的很多大路都铺了石子，但很多小路还是土路。大路都铺完后，苏大有将自家门前的小路以及院子的里里外外也都铺成了石子路。他家铺完后，又给跟他关系密切的两家也由小土路铺成了石子路。爷爷就去跟苏大有沟通，说他平时独自一人生活，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活，特别是雨天，很容易滑倒，想把外院的小路也铺一下。苏大有捏着下巴，眯着眼睛，为难地看着爷爷，踌躇地说：“不行呀，镇上说只能给铺大路，哪还有富余的钱呀。”爷爷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苏鹤的父亲，苏鹤的父亲知道他回去也是不管用的，对于苏大有那种人，只能以权制他。于是就想到了苏鹤在玉河县委上班的表姐夫，才解决了这事。苏大有接到镇上的电话，哪敢不办，第二天就张罗着人去给铺了。

苏鹤走出屋去说：“哪有村主任亲自在门口发票的？”

苏四清用略沙哑的大嗓门说：“就是！这不是限制人数吗？那还通知大伙回来干吗？”

“要是这样的话，干脆别看了。”花旗不紧不慢地说，眼睛还盯着她手里的牌。

“不是说还请了大苏庄的人吗？”苏一清仍然站在那里。

“对，请了。”爷爷扶了扶老花镜回答，“好像还有个什么小村子的人也要来。”

“他们组织得一点都不好，乱哄哄的不像话。”父亲又说。

“苏大有根本就没那个本事。”爷爷说。

“乱成那样，那白银呢？他不管？”花旗问。

爷爷的老花镜懒懒地耷拉在鼻梁上，从花镜上边看了一眼花旗说：“这些事都由村委会负责的，白银不管。他只管把观音庙修好，别的事都由村委会出面组织。”

大家忽然都不说话了。院子里的空气寂静着，将夜的深沉映衬得更加渺远了。抬头望去，整个小苏庄，呈现出星星点点的灯光。唱戏的声音这一刻竟显得突兀，似乎比先前更加响亮起来。是个旦角的声音，不知在唱什么，只知道是晋剧。声音从扩音器传出来，这会儿听见，有些粗重，又有点沙哑。苏四清扔下一张牌，说：“这是啥戏呀？瞧这声音，

听着都让人发抖。他们请的哪里的戏班？我虽然没唱过戏，但也唱过秧歌调子，都比她这个唱得好。”

父亲又在院子坐了一会，便起身洗漱去了。窗下打牌的几个人还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苏鹤便也回屋了。

洗完了脸和脚，苏鹤觉得凉快多了。可惜无法洗澡，不然就更舒服了。她上炕躺下的时候，苏一清也进来了。这屋里的炕和爷爷屋里的不一样，是砌在屋子的后脊梁上的，炕的两头是窑洞的墙壁。这种砌炕的方式可以让屋子看起来宽敞，也让屋子的前半边有更大空间摆放家具，不足之处是炕离窗户远，光线不太好。但到夏天却又凉快许多。苏鹤躺在炕的这一头，苏一清就躺在另一头，中间空开一大片，也许是怕热的缘故，又或者是彼此都不太喜欢对方，所以两个人都不愿挨得太近，空出来的地方索性让别人去挤罢。像一艘小船上载着两个一老一少的女人，一个在船尾，一个在船头，看起来是亲人关系，中间隔着的空气，每一缕却都充满了犹疑和陌生。炕的左面靠苏一清那边，地上摆着一个旧桌子，桌上是白天晒过的被子，一层层叠成一大摞。桌子上方的灯光照下来，恰好在墙面上投出一个高高的影子，齐刷刷的，像块突兀的大石头，仿佛眼见着就要向她们这艘小船砸了下来。苏鹤扭头看了看那些堆得高高的被子，这么热的天，那些被子也用不上，她盖了一条被单，苏一清自己在那一摞被子上面拿了条小毯子。

苏鹤坐起来看了看苏一清，从旁边的包里拿了一百块钱给她，说：“我回来也没带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好送你的，这钱你自己买点吃的吧。”苏一清有些受宠若惊地望着苏鹤，半推半就地说：“我有退休工资呢，不用了，你还是给她们两个吧。”苏鹤知道她说的是客套话，她也知道，苏一清所指的她们两个，是苏四清和花旗。

这是白天的时候，苏鹤跟母亲商量好的，本来苏鹤不想给，但母亲说：“她们都是长辈，还带了礼物来。你也没什么给她们的，就每人给一百块钱，让她们自己买点吃的吧。看她们年纪都大了，看在你爷爷的面上，也应该给的。这样，还能显得你懂事。”苏鹤不乐意了，说：“给钱就是懂事？这是什么逻辑？再说，她们是爸爸的姑妈，又不是我的姑妈，我也没沾过她们什么光。”母亲说：“她们不是你的

老姑妈？你忘了，几年前你上大学的时候苏一清给过你两百块钱呢。现在你上班都两三年了，自己挣钱了，就当还她吧。给她一百块好啦。”

苏鹤说：“妈，你也太好心了吧？我挣钱了就该给她？那她家沐璃春都上班十几年了，怎么没见她孝敬过你一分钱？”母亲笑道：“那我也没给过人家钱呀？”苏鹤忽然想起了什么，盯着母亲道：“妈，我记得你说过，当年苏一清给我钱的时候，是我小姨在咱家，来送我上大学，正好碰上小姨给我钱，她看了不好意思，被逼到面子上了，这才给了我两百块钱。又不是真心的。”

母亲笑道：“你倒记得清楚。算了，都过去的事了，还计较那些做什么？”

苏鹤其实都明白，她们素日并不常见，现在她们大老远来了，按照小苏庄的规矩，是老闺女回娘家了，按理，也是应该好好招待的，而且给爷爷和苏鹤家各自都带了礼物。她好歹是晚辈，现在给每人一百块钱，只是表点心意，也并不是常给。可是这会儿，苏鹤递给苏一清那一百块人民币的时候，心里还是不怎么甘愿。并不是她小气，而是她想起了奶奶。她知道奶奶生前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苏一清，她那么爱奶奶，如果奶奶在天有灵，知道她居然给苏一清钱，一定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她觉得自己像个汉奸一样，背叛了奶奶。

迷迷糊糊睡了很久后，隐约听到了母亲说话的声音，还有苏四清和花旗她们进屋的声音，洗漱的声音，开关门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各种响声缠绕在一起，将苏鹤吵醒，她伸手拿起旁边的手机看了一眼，十一点，可是她却觉得自己睡了很久。父亲去看马戏前给屋里点了熏香，所以也没蚊子，若不是被这几个人吵醒，她可能一觉就到天亮了。几个人已来到炕前。屋里没有开灯，苏四清和花旗摸着黑上了炕。母亲在苏鹤身边躺了下来。母亲见苏鹤被吵醒，就将她身上的被单揭下来，说这个被单大，让给苏四清和花旗二人盖，又另拿了一条被子给她自己和苏鹤盖。被子上渗出丝丝缕缕的霉味，苏鹤不禁咳了两声。他们不常在小苏庄住，家里很多东西都不齐备，只有冬天的被子。现在也只好将就一下了。夜已凉了下来，被子也不厚，除了潮湿，盖上倒也不觉得热，苏鹤就任由母亲了，恍惚间便又睡了去。

第二日

1

清晨，苏鹤还睡着，就被一阵大嗓门说话的声音吵醒了，是花旗和苏四清，大意是说一晚上没怎么睡着之类。苏鹤心里不免有些厌烦，她向来最烦别人搅她的觉，睡不着就睡不着，干吗那么大声吵别人。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才五点。母亲大概也被惊醒了，或者干脆也没睡着？她知道母亲换了地方就要失眠的，加上她们身下铺的褥子又潮湿得厉害，一晚上像浮在水面上。她虽然睡着了，却也睡得不太踏实。呼吸间，总有那股发霉的味道侵袭着，但总比失眠要好得多。后来问了母亲，果真一夜未合眼。苏鹤心里想，母亲真是好心，将被单让给苏四清和花旗，她们母女二人却闻了一晚上的霉味。现在醒来，她觉得那股潮湿的霉菌的气味更加浓重了。

说话间，几个人都起身下炕了。苏鹤探头一看，窗外天光大亮，又听见鸟雀清脆的鸣叫，像在森林里的感觉。这么被一吵，加上潮湿的霉味，哪里还能睡得着，索性也起身。其他三人都出去了，只剩下苏一清和苏鹤，苏一清正在包里找东西，苏鹤整理衣物，然后就听苏一清说：“你还得给她们两个钱了吧？”苏鹤不悦，心想，真是讨厌，还用得着你说？三姐妹一起来，给了你，自然也是要给你们俩的，难不成你以为单单给你吗？苏鹤静默着没说话，苏一清也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这时候，母亲进来了，走近苏鹤说：“现在把钱给了她们俩吧？不然一会儿，她们到处去看热闹，我们今天下午也要走，就怕没时间给了。”苏鹤才被苏一清的话烦躁着，见母亲又来说，心下更不大痛快，怎么自己给长辈一点钱，表点心意，反倒弄得像被催债似的，索性从包里拿出两百块，塞到母亲手里：“怎么那么心急？我这刚起来，什么都乱糟糟的，就不能等一会？究竟是给钱还是要钱？”

母亲顾不上理她，转身出去了。苏鹤刚要洗脸，花旗就进来了，走到苏鹤身边，向她伸出手，手里捏着那一百块钱，说：“小鹤，你老姑夫有退休工资的，不用给我，你留着自己花吧？啊？”苏鹤笑道：

“你大老远来，来一趟也不容易，你老了，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这钱，你回到玉河，就自己买点吃的罢。老姑夫的身体还好吧？”

花旗叹口气说：“唉，他还是那个样子。身边离不开人，这两天美春和沁春，还有女婿们都一起去了，有她们帮着照顾，我才能脱得开身。不然也来不了。”

“哦。”苏鹤点点头。她知道花旗的丈夫在四五年前因为摔了一跤而得了脑中风，一度差点要了命，后来经过不断医治，特别是二女儿沁春和她丈夫，还有儿子和儿媳，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后来竟然好转了，只是记忆力直线减退。花旗说：“中午吃了什么，过半小时再问他，就忘了。自理能力也大大下降。”花旗大半辈子也算过得幸福安稳，没想到丈夫在晚年的时候成了这样。苏鹤有些同情她。不过她仍然觉得，比起苏一清一生漂泊不定沉沉浮浮的生活，花旗已经很幸福了。比起苏一清，她的妹妹苏四清也很幸福，一辈子也算比较安定。她的丈夫以前是粮油站的职工，粮油站倒闭后他就回了家。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过着平淡朴素的日子，几个儿女也不用她如何操心。如今她和丈夫二人还像以前一样在枫山脚下住着，靠着粮油站每月补贴的那点钱过日子，自己在院子里还种着点蔬菜，日子虽然清贫，却苦中有乐。

2

清晨的空气十分新鲜，也很凉爽。太阳还没照到院子，附近的树林、山脉，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母亲和三位老姑妈坐在院子里聊天。说话间，爷爷那屋的人也都起来了。几个人说了一会话，就相继离开了。三个老姑妈说要去上村走一走看一看，苏鹤和母亲也拎着些礼品去往大伯家。大伯自从三年前脑溢血成了半身不遂之后，他们每次回到小苏庄，都要去看一看，已经成了惯例。倘若哪一次回来不去专程看他，就会成了大妈的话柄子，以后也断不会忘掉的。

苏鹤跟母亲穿过旧院，出了木头大门，又爬了一道小坡，到了大妈家的时候，大伯正坐在院子边上的水泥护栏前，旁边还坐着一个来串门的女人。苏鹤想，这串门可够早的，才刚七点就来了。母亲过去跟她和大伯打了个招呼，才进屋。大妈穿一件

素色无袖的背心，在灶台边忙碌着。苏鹤把东西放在炕上，说：“这些东西是送给伯伯的。”大妈看了一眼，神色平淡地说：“你们回来就行啦，拿那些东西干什么？他有吃的，上个月你绮莺姐给他买了不少呢。”苏鹤知道大妈说的无非是客套话，也没再说什么。聊了一会，就走去院子里看大伯，忽然看见李九家的女人进了院子，手里端着大碗，里面盛着什么东西，径直向大妈屋里走去。

母亲一直跟来串门的女人聊天，大伯坐在旁边有时也附上几句。苏鹤发现，这么热的天气里，大家似乎都恨不能尽量穿得少一点，只有大伯穿得比较多，上身穿一件烟灰色的宽松的长袖衬衣，衣襟敞着，里面还套着件单衣，一条黑裤子，脚上蹬着一双厚重的黑色棉鞋。女人问他：“你穿这鞋不热吗？”大伯睁着一双铜铃似的眼睛，语速很快，有些激动地回答，他穿这个鞋习惯了，换了别的鞋，他就不会自己走路。苏鹤觉得，自从三年前得了脑溢血后，大伯不仅身体废了半个，似乎连带着脑子也跟着变了，倒也不是变傻，如果真傻了，你就是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懂。问题是，你跟他说话，他还什么都能听明白，但他的思维变了，仿佛跟过去换了个人。

生病以前，大伯也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话不太多，对人也算不错。当初奶奶生了几个孩子，因乡下条件简陋，生下来就都夭折了。后来几年，一直再没有孩子，这才从别的村子抱养了大伯。抱来的时候，才三天大，奶奶非常疼爱。没想到五六年之后，奶奶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顺利出生，奶奶费了很多周折，吃了很多苦，才将孩子平安生下，也就是苏鹤的父亲，说来也巧，那天正好是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的诞辰日。

大伯长大之后，对爷爷奶奶很孝敬，也算没有辜负爷爷奶奶的抚育之恩。从前在家，他总是帮着大妈做家务，做饭，大妈却很多时候都是坐在炕上和李九家的女人，以及别家的女人们聊天打牌。大伯生病以后，家里无论什么活都换成了大妈去干，不仅要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每天还要陪着他康复锻炼。除此之外，还要忍受大伯的无端责骂。因为知道他的言行都是病情所致，大妈也只好耐着性子忍，但那些话实在难听，起初大妈还常常被骂哭，时间一久，她也习惯了，后来不管他骂什么，她

都笑着。面对一个已经不再正常的病人,她也只能如此。村里有人说,这是因果报应,前半生,大伯伺候大妈,这后半生,轮到她伺候大伯了。

苏鹤家虽然对大伯的病很同情,可是除了去看看他,给点钱,带点吃的喝的,还能怎么样。但大妈并不这样想,自从大伯成了这个样子,她就像整个世界都欠了她,谁都应该同情她,可怜她,让她占尽便宜,得尽好处,仿佛人人都应该对她好,让她,见谁都是一副忧怨神情。小鸥后来在观音庙前说:“大妈现在的样子真是活脱脱一个怨妇。”

苏鹤正想着,就听见母亲跟人打招呼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院子外面山坡上站着三位老姑妈。听说已经把小苏庄上村走了一圈,正准备往回走。说话间,她们已经走到了院门口,但只有苏一清一个人进来了。花旗和苏四清二人径直沿着小路往下,朝爷爷的院子去了。

苏一清进来后,也没去大妈屋里,直接就走到她们这边来了。寒暄两句,苏一清就向大伯问爷爷旧院一间屋子上的钥匙,说她要进去找一件东西。苏一清说的那间屋子,是爷爷旧院那一排曾经奶奶住过的那间屋子的隔壁。那间屋子从苏鹤记事起,就没有人住过,十几年前,奶奶还在的时候,就分给了大伯家,大伯家自然也不住,这么多年,里面只有杂物。

大伯听苏一清说完后,就说他不知道,后来又问钥匙不知哪去了,反正他没拿。苏一清不由抬高了嗓门,说:“你不知道谁知道?那屋子的钥匙就是你们拿着!我现在就跟你耍!”大伯瞪着眼,一面用手里的拐杖使劲敲着地面,一面恶狠狠地吼道:“别惹我发鬼火!”因为恼怒而憋得满脸通红,仍然凶悍地瞪着苏一清。苏鹤以前也见过大伯发脾气,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令人发悚,现在的大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苏一清似乎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停顿了一下,笑了笑:“我在跟你开玩笑呢。瞧你急的。”大伯看了看她,也说:“我也跟你玩儿呢。”

“不过我真的要用一下钥匙。我要找件东西。”苏一清又说。然后转身朝着大妈的屋门喊道:“你们在旧院屋子的钥匙给我用一下呀。”因为天气的缘故,大妈的屋门是一直敞开的,所以苏一清的话她听得见。她走出来,站在门外皱着眉头道:“现在

不在我这儿,去年铜锣家修房,跟我借用那屋子,放了他家几件旧家具,钥匙就一直在他家放着。你究竟要找什么东西?要紧吗?”苏一清点点头,说:“是,要紧。今天下午我就要拿走呢。”

大妈看她那个样子,只得给铜锣家打电话,也许是心里不情愿,所以语气是带着凛冽的命令,叫他们现在就送来。然后又对苏一清说:“你下去等吧,他们一会就送到她爷爷家了。”说完转身就进屋了。

苏一清见目的达到了,也就走了。苏鹤同母亲又进了大妈屋里,大妈正跟李九的媳妇在说话,见她们进来了,就跟苏鹤的母亲说:“苏一清究竟要找什么?”母亲说:“谁知道?这么多年她就是这样,她要干什么没人拦得住。”又说了几句闲话,大妈便又拿了个碗,放了块豆腐,对母亲说:“这是刚刚豆罗给拿的。拿一块下去你们吃罢。”豆罗就是李九家的女人,说这是今天早晨她从麻婆家割的,挺新鲜的。母亲也就没再说什么,接过了碗。大妈在这些小细节上,倒是很大方。又闲话了几句,苏鹤和母亲正准备走,就看到大伯扶着拐杖正一瘸一拐地往屋门口走来,那个情景,让苏鹤想起了那些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眼前的大伯跟从前已经判若两人,她忽然觉得他真的很可怜。她在门口给他让了让,想去扶他一把,却又没有伸出手,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大伯独自进入屋子,然后自己扶着炕沿上了炕,拖过一只枕头,就在窗前躺了下来。

3

从大伯家出来后,母亲才说起苏一清的事,以及她们姐妹三人的故事。这是从小到大,苏鹤第一次听母亲讲。原来,苏一清和苏四清并不是爷爷的亲妹妹,她们只是爷爷的堂妹。苏一清的父亲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那时,苏鹤大概只有三四岁,她隐约记得小时候去了大伯家,苏一清的父亲总是坐在屋门口,很慈祥的模样,长长的白胡子,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老头,因为年纪大的缘故,总是微微地摇着头,有时候也逗逗苏鹤。那时,父亲和母亲总是称他为“三爷”。现在苏鹤明白了,原来爷爷的父亲是老大,苏三爷是老三,所以父亲和母亲才叫他为三爷的。在苏鹤微薄的记忆里,三爷没多久就去世了。

三爷生前是个很和蔼很善良的人，和他的妻子蒋银银一共生了四个孩子，生了苏一清之后，又生了两个男孩，但不幸都幼年夭折。蒋银银自后变得抑郁寡欢，身体也渐渐虚弱起来。过了两年，又生了苏四清，生完这个孩子后，身体更加不好，一日不如一日。三爷从镇上请了大夫来看了几次，也吃了中药，但并无起色。苏四清三岁的时候，蒋银银就过世了，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留下了三爷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过日子。家里失去女主人，日子过得凄凄淡淡的。没多久，蒋银银的姐姐就来了小苏庄，说要帮三爷照顾孩子，带一个回娘家照顾，等长大了再送回来。因为苏四清小，自然就带走了，过些日子，就把苏四清再带回来给三爷瞧瞧，住两天就又走了。三爷很爱蒋银银，一生再未娶。漫长的岁月里，就只有苏一清和三爷相依为命。而苏一清年幼丧母，三爷很溺爱她，日长月久，就养成了苏一清骄纵跋扈的性格。难怪三爷那么温和的一个人，女儿却跟他截然相反。苏四清虽然从小离开了小苏庄，却和姐姐一直保持联系，格外亲密，年老之后，那种姐妹之情就显得更加贵重。

原来苏一清竟有这么凄凉的身世。苏鹤不由地想起了爷爷，他的童年又能好到哪里去，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了。因为当时爷爷太小，爷爷的父亲经人介绍，便又娶了一任妻子，女人是因为丈夫死后无依无靠改嫁过来的，性格温良，对他们父子都很好。两三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孩，这女孩便是花旗。四口之家倒也过了几年平稳安宁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爷爷十一岁的时候，他父亲也病逝了。家里留下了孤儿寡母，日子很难维持。三爷看他们可怜，起初还接济帮助一点，但后来自己家里都出了一连串的事，先是两个儿子夭折，后蒋银银一病不起，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能顾得上爷爷他们，加上抗日战争爆发，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于是继母就带着年幼的花旗又改嫁到别处去了，家里只剩下了爷爷和他八十几岁的太奶奶，一老一小相依为命，也不知道怎么长大的。据爷爷后来讲，他起初当过村里的儿童团长，负责站岗放哨；稍大一点的时候，又跟着村里的民兵去外面打游击；四三年日本人占领小苏庄的时候，差点被日本人捉去，幸好他机灵，在一头牛的掩护下才逃过一劫。

三爷去世的时候，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按照小苏庄的风俗，墓碑上是不能刻女儿名字的，因为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她日后所生的孩子，也都是别人家的后代。所以经过商议，就由爷爷来替苏一清顶她家的门户，还请了族里的人来作证，专门举行了一个顶事的仪式。这样，三爷去世的葬礼也自然由爷爷来料理，墓碑上写的也是爷爷的名字。葬礼结束后，三爷留下的东西，包括古董、布匹、木床、家具等，所有的一切苏一清全部用车拉走了。奶奶觉得不公平，说爷爷既然顶了门户，办了葬礼，就应该按祖宗规矩办，三爷的东西，苏一清可以拿，但不能全部拿走，否则爷爷还不得遭到小苏庄人的笑话。苏一清不服，坚持都要拿走。苏鹤记得小时候，总是看见奶奶和苏一清，一个在自家院子里，一个站在大伯家院子里，互相攻击，各不相让。苏鹤一直不明白，奶奶对谁都那么宽容，也那么无私，可是偏偏对苏一清那样。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奶奶有自己的原则，她一生勤劳俭朴，宽厚善良，根本就不是在乎那些东西，她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苏鹤想，奶奶去世前，一定是知道了自己的光景的，所以就专程去看她疼爱过的绮鸾，见不到苏鹤，就打电话给苏鹤，将所有的儿孙都看过之后，就安心地回到了小苏庄。苏鹤想，奶奶弥留之际，心里定是一片明净，没有任何遗憾的。

母女俩一路说着话回来。一进旧院，就听见苏一清和苏四清姐妹俩大声说话的声音，奶奶旧屋的隔壁屋子已打开，苏四清站在门口，没有看到苏一清，应该是在屋里，里面传来翻腾东西的声音。苏鹤跟母亲看了看，也没问她们在找什么，径直走上小桥。

才八点多，苏鹤看了看表，觉得时间过得真慢。乡下的时光总是让人觉得日子格外悠长，阳光已经照到了院子里，今天村里给大家定的开饭时间在上午十一点。母亲说时间还早，怕大家饿，就去厨房做了一锅鸡蛋汤，招呼大家来喝。花旗在爷爷屋里，苏鹤去叫她，看见她正坐在炕沿上，对小鸥说：“这要是你们奶奶还活着，早就站出来说话了，这是苏家的东西，她有什么资格拿走？”

“她要拿什么？”苏鹤问。

“那台织布机呀。”花旗一脸不乐意，“那可是

苏家祖上传下来的,可千万不能让她拿走。”

苏鹤说:“她怎么能这样?难道爷爷也不管吗?”

“唉……”花旗摇摇头,“你爷爷哪能管得了她呢,就算去管,她也未必听啊。”

正说着,爷爷推门进来了,接着苏鹤的话道:“那种人的德行,几十年了又不是不知道她,让她拿走罢!发她的财去!”

“我嫂子要是还活着,早就对她不客气了,她父亲留下的东西她搬走也就罢了,现在倒好,还厚着脸想要拿走大哥大嫂的东西?她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大哥?”花旗说。然后,苏鹤跟花旗走到院子里去,她父母亲也在院子里,几个人都站在桥头看着。苏一清正站在旧院里,阳光的阴影笼罩在她脸上,她的整个人看起来仿佛落了一层灰尘,雾蒙蒙的。母亲问道:“你怎么运走它?”苏一清用她特有的大嗓门说:“我早就找好车啦。下午就让拉走。”

不知苏一清说的是不是真的,她此次来小苏庄,难道并不是专程为了观音开光,而是另有打算吗?她早就想好了这次回来要排开众人拿走并不属于她的东西吗?苏鹤暗想。母亲没有再说话,转身往厨房走去。苏鹤搂过花旗的肩膀,说:“走,别管她了,咱们喝蛋汤去。”苏鹤自从听母亲讲过那一番故事后,不由对花旗亲近了几分。难怪每到逢年过节,父亲总是要带着礼物去看花旗。原来她才是爷爷的正牌妹妹,是父亲的正牌姑妈。这么多年,苏鹤对三位老姑妈都很熟悉,但直到今天,她才真正弄清楚了她们和爷爷之间的关系,她仿佛是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她们姐妹三人。母亲给花旗盛了一碗蛋汤后,花旗端到院子里喝去了。厨房里只剩下了苏鹤母女俩,母亲给苏鹤也盛了一碗,盛的时候,捞了很多鸡蛋进去,嘱咐苏鹤,让她端到她们自己屋里去喝。苏鹤答应着,将那一碗浓浓的鸡蛋汤端到她们自己的屋里凉着,然后又坐在院里的石桌前听爷爷和花旗他们聊天。

正说着话,听见苏四清从桥上嚷嚷着进了院子,一面皱着眉头,一面大声说:“我实在没办法了,你们看看,我姐真是疯了,我不让她拿,她非要拿,我也管不着她了。”母亲走出来问:“她要那织布机做什么?难道她还要织布不成?”苏鹤说:“是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自己织布?”苏四清坐在石桌前,气喘吁吁地说:“她就是要织布啊,早就说

要织了。你们不知道,在我家里,我已经给她借了台织布机了,织布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她不用,她非要拿这个不行。你们说是不是有毛病?再说,我家里那么小,连放的地方都没有。”

“是啊。”母亲说,“她自己还住在你家里。她怎么不住璃春家里呢?她现在年纪也大了,做女儿的怎么能不管呢?”

“哼。”苏四清撇撇嘴道,“指望沐璃春养活她?我姐的工资卡都在她手里呢,她还养活我姐?钱都被她取走了,她不拖累我姐就不错了。”

母亲说:“那她自己总有花销吧?她的工资卡在璃春那儿,她平时花什么?”

“给她一点点钱。”苏四清说,“反正人住在我这里,人家璃春一定想,有吃有喝的,还要花什么钱?有一次我们家有点急事,想跟我姐借点钱周转一下,她推推托托的,说要去璃春家拿工资卡,结果过了几天都没去拿,我猜她肯定是不敢去要。后来我也看出来了,在我家住可以,想指望她帮点忙,没那好事。”

“璃春怎么能这样呢?”母亲说。

“这能怪谁?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姐强势了一辈子,也强不过自己的女儿去。”苏四清说。

沉默了片刻,苏四清又说:“你们还不了解情况,我姐夫,就是晋城姓沐的那个男人,现在生病了,我姐把他弄了回来,你们知道如今住在哪里?住在她小儿子家里,儿媳妇在伺候。你们说说,她男人,她弄回来,她自己却住在我家,把男人放在小儿子家里。那男人从小疼的是沐璃春,说什么也应该是沐璃春来照顾啊,跟儿子又有什么相干?人家那么小我姐就把人家抛下走了,现在却反倒把自己的男人扔到人家家里。小儿子也善良,不跟我姐计较,媳妇也不错,跟着一块伺候。你们说说这算怎么回事?”

母亲点点头道:“这老三人挺好的,几年前我家搬家的时候,他还来帮忙呢。”

苏四清说:“是啊,可惜碰上了我姐这种母亲,命苦,没办法。”

花旗冷笑道:“她一辈子就这样,自私,母女俩一个德行。对了,她现在要拿那台织布机,她拿什么织呢?”

“她有一些老棉线,以前纺的,放了很多年,现在也没用,也只能织布了。”苏四清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冲着桥的方向喊道:“你赶紧上来吧,别在那里折腾了,连人住的地方都嫌挤,哪还有空地放这个东西?真是讨厌死了!”说着,还朝那边方向翻了一眼,皱着眉头朝厨房走去了,嘴里还嘟囔着。

苏四清说得没错,苏一清自己都是借住在妹妹家里,人家夫妻俩能收留她已经不错了,她居然还要拿些旧物往人家家里存放,何况那织布机也不是她的,那是爷爷的太奶奶留下的。奶奶年轻的时候曾经用它织过布,奶奶过世后,那台织布机就再也没人用过,一直放在那间旧屋子里。苏一清早就觊觎它了,但因为有了奶奶,所以一直没敢拿走。现在奶奶不在了,她就无所顾忌了。至于爷爷,她老早就摸清了他的性子,她根本是不怕的,再说爷爷是个男人,又不好意思出来阻拦。而能够制止她的人,也只有苏四清了。

没几分钟后,苏一清回到院子里,因为翻腾东西,弄得灰头土脸的。一面朝这边走过来,一面脸上挂着讪讪的笑,似乎自己也觉得尴尬。母亲让她去扫扫身上的灰尘,她随便拍打了两下,就向苏鹤她们屋里走去,然后又走出来问:“屋里那碗蛋汤是给我盛的吗?”

“那是我的。”苏鹤说道。她看着苏一清,心里冷笑着,真是会享现成的,你要抢奶奶留下的东西,还想让我们伺候着你?自己盛去吧。倘若没有刚才的事情,苏鹤也许会让给苏一清,虽然她不喜欢苏一清,但她毕竟老了,苏鹤还是会把她当作长辈来敬重的。过后想想,也有些于心不忍。可是她的行为,让大家都对她们产生了反感,就连向来一直包容她的苏四清都觉得看不下去。

苏一清听到苏鹤的话,怔了怔,然后转身朝旁边的厨房走去。

喝完了汤,众人又闲聊了一会,苏一清姐妹三人已经等不及,就提前走了。村里准备的吃饭地点在上村的小学。苏鹤看看外面热烈的阳光,戴了太阳镜和太阳帽,全副武装起来,这才和家人相跟着出门了。刚迈出屋门,就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通知的声音,让大家先去观音庙参加观音开光仪式,再去学校吃饭。紧接着,便看到从上村陆续走下来的人群。苏一清姐妹三人正相跟着从大伯家附近的

那条山坡往下走,苏四清一面拉着花旗的手,一面扯着嗓子喊:“哎呀呀,不早点通知,害死人啦,我们好不容易走上去,这么远,现在又要往下走。可要晒死人啦。”

母亲站在屋门口,也抬高声音向她们喊道:“是啊,你们走得太早啦。”一面又转过头来跟苏鹤的父亲说:“幸好我们动身晚,不然也得多跑一趟,这么个天!”

4

观音庙就在小苏庄的后沟那个方向。在昨天他们回家经过的那个三岔口,沿着三岔口右面的小路一直向前走,约一百多米后,就看到观音庙了。后沟类似于一个大峡谷,大多是苍翠的灌木丛林,素日里很宁静,今天却格外热闹。从谷底修了一个高高的水泥台,同路面平行。观音庙就建在那个水泥台上,占地约有七八十平米。中间还修了一个小亭子,亭子下已经聚积了不少人,熙熙攘攘的,像赶庙会。小亭子旁边就是观音庙,庙很小,正面塑的是观世音菩萨,背面是关公。苏鹤趁着人还不太拥挤,站在观音庙门口仔细观看了一番,里面雕刻着色泽艳丽的壁画,以及庄重的观音菩萨塑像,莲花生塑像,还有威武而栩栩如生的八大罗汉雕像。观音塑像前放置着两个小小的银、铜酥油灯和一个小经筒。前面的香坛里插满了香,袅袅婷婷地飘着青烟,与炽热的空气交织在一起。庙里所有彩绘的颜色看起来有种簇新的气息,仿佛那描上去的色泽还未干透,隐约间还能嗅到一丝彩漆的味道。

苏鹤在观音庙门口才站了几分钟,人就越来越多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挤在庙前和亭子周围,简直寸步难行。苏鹤和小鸥跟着母亲先来到关公塑像前,因为人太拥挤,母亲说她一个人拜拜就可以了,让他们姐弟在亭子那里等她。

因为阳光太烈,亭子下挤满了人,根本无法靠近。苏鹤跟小鸥就站在庙前的水泥台护栏前等着。有些大人小孩也挤在台子边上,还有几条大狗也在人群里穿梭,有一条狗就干脆卧在苏鹤脚边。她手扶着护栏向下望,水泥台距离谷底大约有一两丈的样子。从前,这峡谷两边的山脉上还有满山的杜鹃,以及各种野花,一到春天,杜鹃就开得像一场火焰,十分绚丽,整片山都被它熏红了。野花们

像一面面旗帜一样,在灌木林里怒放。峡谷里面还流着一股不小的溪水,一直蜿蜒向下,流向峡谷的更深处,以前是村里女人们洗衣服的好去处。苏鹤小时候常常跟着母亲或奶奶去那里洗衣服,那水清澈得像镜子,和夏天的阳光融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块一块光芒耀眼的水晶。蝌蚪成群地游来游去,青蛙在石头和水草间跳来跳去,更深的水面上,有蜻蜓盘旋着。女人们在溪边洗衣服,小孩子们在旁边玩,简直像世外桃源一般美好。那条美丽的水,一直滋润着小苏庄的土地。直到几年前,因为地表的破坏,那条水慢慢地干涸了。而峡谷深处,两边山脉的树木已经不再茂盛,比起从前的花团锦簇,已是满目苍凉。大峡谷一直通向煤矿那个地方,在戏台的那里切成了一个断面。此刻向前望去,就能看到昨天那个大戏台,以及附近的煤矿和周围停的一辆辆煤车。戏台上方挂着红色条幅:省城青年艺术团,和观音庙遥遥相对。

小鸥忽然说:“现在村里的小孩子们已经不知道这儿从前还有过一条小溪了。”

是的,小苏庄的人们永远失去了那条水。一个地方若是没有水,也就没有了灵气,地下的资源也快被挖空了。在这样一个快要变成穷山恶水的地方,观音菩萨就是有再多普度众生的力量,又能如何。说到这里,苏鹤又有点憎恨苏白银。如果不是他开矿,小苏庄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要知道,连大苏庄都从来没有那样一条水的,可见小苏庄真的是块宝地。小苏庄的祖先们多么明智,选了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的村庄来作自己的家园。可现在,这美丽的家园生生地葬送在苏白银的手里。随着煤矿不断地开采,地表被破坏,那条水慢慢地渗完,直到彻底消失。水没了,小苏庄的人们只好从外面买水,用管子抽进自家的井里,存够一井水,慢慢地用,省着用。

从那时开始,苏鹤一家每次回到小苏庄,用水的时候每个人无形中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浪费了水。爷爷更是爱水如命,在屋里备了两个水缸,一大一小,大水缸里的水是井里抽来的,平时做饭和洗菜用,小缸里的是雨水,每次下雨的时候,爷爷将家里大大小小的瓷盆都搬去院子里接雨,连脸盆都派上了。接满了,再把这些水倒回小水缸里,这些水用来平时洗脸洗衣服。每次下雨的时候,爷

爷都盼望着下得久一点,大一点,这样就可以接很多水。苏鹤一家回去住上几天,水就用得特别快,因为毕竟多了四个人,就是再节约,吃喝洗漱还是要的。而且并不是有钱就随时可以买到水,抽一次水还要费不少周折。所以后来,他们都尽量少回去,爷爷一个人一缸水,能用一个月,他们几个回去,几天就见底了。

像爷爷这样自己有退休工资的人,在小苏庄算得上是生活不错的。但连他都尚且这样节约用水,村里那些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家,便可想而知了。

母亲拜完了关公,就带着苏鹤跟小鸥又到前面去拜观音了。拜观音的人最多,所有人都往门口挤。有人手里还拿着一大堆观音吊坠的玻璃制品,站在观音庙门口给人们分发。那些观音吊坠用红线系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起初还在发,后来人们干脆去抢。苏鹤跟母亲想进去上支香,都进不去。父亲看见门口有个同村认识的人,就请他帮忙上几支香,以表敬意。苏鹤跟小鸥被母亲带着,就在庙门外,在人群里,匆匆忙忙地磕了三个头。

起身的时候,苏鹤看到了苏白银手里拿着两炷香从门口出来,他穿着件白色短袖T恤,面容比起前几年苏鹤见他的时候,脸色更加黝黑,皱纹更加多了,但看起来却很精神。苏白银看见苏鹤母女,笑着打招呼:“哟,是鹤姑娘?”苏鹤笑着点点头。然后看见苏白银和他兄弟,以及村里几个人拿着两面镜子,那几个人站在外面阳光最热烈的地方,苏白银站在里面的观音塑像前,外面的人将镜子对准太阳,苏白银用自己手里的镜子,去找对方镜子上的阳光,要用那束光给观音开光。苏鹤第一次见这种仪式,站在人群里看了半天也没明白。难道开光,就是取太阳的光明给观音?然后观音再将光明带给大众?她曾听父亲说过,苏白银很早前就向小苏庄的人们许下愿望,要给村里修一座观音庙。现在观音庙修好了,小苏庄却什么都没了,成了个空壳。

七年前,苏白银将煤矿卖给了潞城的一个煤老板。后来就有人说,苏白银赚够了钱,下半辈子要去享清福了。也有人说,现在好多煤矿老出事故,问题严重的,不是矿被查封,就是老板坐牢,苏白银害怕了,干脆卖掉,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还

有人说,现在政策变得太快,幸好苏白银提早卖掉了,不然整合资源,像小苏庄这样的小煤矿,说不准就给整没了。他一卖,还能卖个好价钱,多划算。

煤矿卖出去没多久,煤炭市场忽然好了起来,煤的价格猛然上涨,比起苏白银自己经营的时候价格高了百倍还多。而他当初脱手的时候,只卖了一百万。他后悔了,想要回来自己经营。对方自然不愿意,双方就起了纠纷,纠缠了好几年。有一阵子,苏白银和潞城的老板还各自去村民家里,每家每户地做动员工作,给好处,希望村民们支持自己。有一年正月,潞城的老板还亲自给每家的孩子们发压岁钱,每人五块,苏鹤还得过那钱。小苏庄的人们当然还是向着苏白银的,潞城那老板看情势不利,索性就将煤矿转给了一个叫陈洪志的人。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近两年来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暴发户,起初得名的原因是他在玉河县到处打人,无恶不做。当然不是他自己打,而是手底下雇了一大帮外地的青年,这帮人被他用金钱买走了良心,在玉河县,到处找茬,只要看人不顺眼上去就打,都往死里打。后来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收购了一些煤矿,发了些黑财。小苏庄的煤矿落到这样一个人手里,算是完了。苏白银不服气,就跟陈洪志打官司,闹到了法院。苏白银剥去煤老板的身份,也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哪里斗得过陈洪志的势力。结果不出所料,法院判下来,苏白银败诉。但苏白银毕竟不是普通的农民,所以陈洪志对他还是有些忌讳,虽然没有将煤矿还给他,但出于当初卖矿的价格确实过低,事后又补偿了他一些钱,据说有两千多万。

这件事到此也算告一段落了。苏白银得了钱,也没话说了。但却因此招来了小苏庄人的反感,大家都认为,那煤矿占的是小苏庄的土地,他凭什么说卖就卖啊?就算卖,村民们也应该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吧,现在他一卖,所有的钱他都一个人得了。别的有煤矿的村子都在给大家发钱,小苏庄的人也不甘示弱,也想跟陈洪志要钱,陈洪志不但不给钱,还调来了一大车打手,给小苏庄人发话,谁要是敢出头,就打谁。后来真有人出头了,结果真被打,胳膊腿都被打折,一条壮实的汉子当下就进了医院。为了掩人耳目,陈洪志给了这家人一大笔钱,才算了事。

出了这事,小苏庄的人谁还敢闹,再大的委屈也只能忍了。但人们从此恨上了苏白银,认为都是他害的,如果不是他把煤矿卖了,怎么会有后来这些破烂事。虽然面子上不说,但内心里却都有了芥蒂。

与此同时,苏白银还在小苏庄盖了一座四合院,修得漂亮极了。苏白银的家缠万贯,令他儿子苏云集的身价也一夜高涨,许多姑娘争着想嫁到他家去。

虽然苏鹤跟苏云集同年出生,又都出自小苏庄,但她对苏云集的印象只停留在少年时代。九十年代初,苏白银家也在玉河安了家,平时拖弟和苏云集在城里上学。苏鹤家有时从玉河县回小苏庄,就时常搭他家的车。那时,苏云集只是一个皮肤黝黑、十分瘦小的少年,不怎么爱说话,但很机灵。长大后的苏云集,苏鹤就再也没见过。只听说苏云集后来去了辽宁的警校上学,回来后,又交了几个女朋友之类,不久后恰好遇到玉河县最后一批大专学生分配的机会,顺理成章地去了玉河县公安局上班。几年前,还有人曾当着苏鹤父亲的面说:“把你家鹤姑娘介绍给白银家儿子吧?”苏鹤父亲瞅了那人一眼道:“简直是荒唐,我们两家都是小苏庄的,都姓苏,还没出五服呢,真是瞎胡闹。”那人惊愕道:“白银不是姓白吗,难道他姓苏?”父亲道:“谁跟你说他姓白?我们全村人都姓苏。他叫苏白银!”那人才恍然大悟。在小苏庄,因为大家都姓苏,所以村里人在一起都是直呼其名,苏白银也不例外。不过他大小也算个煤老板,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他,白银白银地叫惯了,外头的人们就以为他姓白。但是那人又疑惑着说:“北方姓苏的人是极少的,怎么你们一整个村子都姓苏?这个姓通常南方比较多,你们是不是从南方迁过来的?”

这个问题苏鹤后来也遇到过,因为这个姓在北方确实很少,自然会引人疑惑。她当然不知道,他们的祖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何时定居于小苏庄的,估计她祖爷爷的祖爷爷都不清楚,整个小苏庄和大苏庄的人们都是不清楚的罢。

这件事没过多久,苏鹤家附近姓陈的一对夫妇来请苏鹤的父亲做媒,说他家二女儿叫陈二曼,在玉河县人事局上班,想让苏鹤的父亲把他家陈二曼介绍给苏白银的儿子。这陈家夫妇老家也是

金浦镇的，两口子在玉河一中门口摆了个小摊卖馅饼，供四个孩子上学，已经供出了两个，还有两个正在上高中。得知苏鹤老家也是金浦镇的，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又得知苏鹤家跟苏白银是同村，就来请苏鹤的父亲做媒。苏鹤的父亲就答应了，过了几天就带陈二曼去了苏白银家。苏白银家住在玉河县的一个小山坡上，房子是九十年代买的二层独家小院。那陈二曼长相倒也普通，但是个敦厚温良的姑娘，可能跟家境出身有关，所以素日里衣着打扮都很朴素，即使去相亲那天，连件衣服都没换，刚帮她母亲刷完碗就跟着苏鹤的父亲去了。

去了之后，正巧看见苏珍宝在哄孩子，陈二曼就将那孩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那孩子的鼻涕眼泪抹了陈二曼一身，陈二曼都没有丝毫嫌弃。苏白银两口子对陈二曼没什么意见，主要还是看儿子的态度。但苏云集却没看上，他内心里是要找个玉河县城当地的姑娘。过后苏白银说，他觉得陈二曼挺好。苏云集就随口说了句：“你觉得好，那你要吧。”苏白银瞪着他道：“你这小兔崽子，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他母亲也在旁边，听了虽觉得可笑，但也舍不得责怪儿子半句。但是陈二曼却对苏云集很有好感，觉得苏云集为人不错，很有责任感，对父母也很孝顺。她知道苏云集没看上她，却没有丝毫不悦，甚至后来还积极地帮助苏云集介绍对象，安排他去相亲。苏云集也去了，但结果一个都没看上，不是工作不好，就是学历不高，要不就是太胖的，太丑的，矮得不像话的。那些女子还不如陈二曼呢。

慢慢的，苏云集觉得，陈二曼其实不错，虽然相貌普通，但也不丑。重要的是工作好，人品也不错。又想想，要是娶个城里姑娘，不骄纵还好，若是个骄纵的，或者太伶俐的，或是心眼很灵活的，万一图的是他家的钱财呢？人家陈二曼自己有工作，性情也温和，娶老婆不就得娶这样的吗。权衡一番，决定娶陈二曼。可是某天他看到陈家夫妇在街上卖馅饼的时候，对陈二曼说：“你爸妈在那儿摆小摊卖饼子，不觉得丢人吗？”陈二曼听了心里很难过，回家就把这话告诉了父母，陈家夫妇有点生气，说：“这什么人呀，这样的纨绔子弟，咱们不跟他来往也罢。”那陈家夫妇虽然家境贫寒，但也有几分骨气，没钱也不能被人看扁了，况且，他们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一不偷，二不抢，怎么就丢人

了？难道人人都非得像苏白银一样去开煤矿才算不丢人？当初他们让苏鹤父亲给陈二曼和苏云集牵红线，无非也就是想让女儿以后过上好日子，仅此而已。谁家父母不希望女儿嫁个殷实人家？这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决非贪图荣华之人，如今听到这话岂有不气恼之理。

苏云集过后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他从小没受过苦，没体会过人间冷暖，只觉得摆小摊是件难为情的事。一听陈家不同意，他倒着急了，委托陈二曼去跟父母说情，陈家夫妇觉得苏云集也没什么大毛病，况女儿是真心喜欢他，也就同意了。两三个月之后，就举行了婚礼。到第二年的正月，陈二曼就给他家生了个大胖小子，把苏白银乐得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前年过年，苏鹤一家又回小苏庄陪爷爷过春节。除夕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正围在一块吃饺子。电视里照例又是央视春晚的节目，演得正喧嚣的时候，门“咣”一下被人推开了。几个人惊讶着扭头望去，进来的却是苏白银的儿子苏云集。大家都吃了一惊，大年夜的他怎么突然跑来了？做什么？几个人热情地招呼他。苏云集说：“我是受了我爸委托来还钱的。”一面说一面从羽绒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小沓用橡皮筋束着的百元人民币放在了炕头上，看着大家说：“我爸很多年前借过小鹤爷爷二百块钱，一直没有还，真是不好意思，现在这钱就是我爸还给小鹤她爷爷的。”爷爷听到这里，有一瞬间的惊讶，说：“嗨，你看我都忘记了，你爸怎么还记得？他真是多心，那么两个钱，还值得一提吗。好孩子，快拿回去吧。”苏云集转身向门口走去，一面说：“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快收起来吧。”爷爷拿起钱一面走向苏云集，一面推辞：“哎呀，就算还，也不该还这么多呀，怎么能还这么多呢？”苏云集一面推门一面说：“我走了，你们快吃饭吧。”说话间，人就出了院子，向小桥上跑了下去，院子里的一排红灯笼高高地悬挂着，周围的景物映衬得越发暗淡了。

苏云集走后，爷爷戴上老花镜凑在灯下开始数钱，越数越纳闷，居然是一万块，怎么可能？爷爷又数了一遍，还是一万块，他的眼睛在老花镜的上边露出来，呆呆地发着愣，又有些惊疑。这个数目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他们是从没想过苏白银会

还这钱的,更没想到会还这么多。原来苏白银并没有忘记,他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二百块钱就是存在银行里,现在也没有那么多。可是苏白银居然还了他一万块。

前几年苏鹤家在石州买房子的时候,还曾和苏白银借过钱。“他倒很慷慨,一下借给我们几万块,现在跟人借钱多不容易啊。他还亲自送到我们家里来。”母亲说。当初苏白银送钱去家里的时候,苏鹤也在,她亲眼看到过的。苏白银很爽快,说话也诚恳。苏鹤歪在一边,无言。你瞧,这就是生活的本相,一边好笑一边又无奈着。

5

今天在观音庙前,并没看到苏云集和陈二曼,也没看到苏白银家的三位女儿,只有苏白银两口子。因为人多,居然也没有见到苏一清姐妹三人。苏鹤跟母亲往出走的时候,见人群里苏白银的老婆一脸肃穆地拿着几炷香在点。苏鹤在人群里找到爷爷,几个人便离开了观音庙。回到家准备休息一下再去上村吃饭。

他们再次走出木头大门的时候,碰到了苏绮鸢和苏雁芝姐妹相跟着回来了,苏绮鸢走得快,已经沿着小路往他们家去了,后面是苏雁芝和她丈夫,最后面的是堂哥苏小鸣和妻子。母亲忙着和他们众人打招呼,苏雁芝唤道:“小鹤?”苏鹤远远地望着苏雁芝,苏雁芝绑着马尾卷,穿着白色短袖T恤和碎花的短裙,仍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起来倒像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仍然风华正茂。她结婚都十多年了,儿子都上小学了,她却仿佛没有沾上一点岁月的尘埃。她们只隔着一两米远的距离,却像隔着绵长的岁月,又熟悉又陌生。说起来,苏鹤跟她曾经有一段日子还是非常亲密的。苏雁芝中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好,就去了石州市一所私立中医学院读书,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男方家在玉河县经商,家境富裕,人也长得英俊,人品周正,对苏雁芝非常好,那是十多年前苏雁芝在玉河县医院实习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住,就住在苏鹤家里,前后住了有一年多。那时苏鹤上初中,苏雁芝也不过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她们是堂姐妹,从小便很亲密。苏雁芝在她家住的那些日子,让她们比从前更加亲密了,一起吃

住,一起玩闹,有时苏雁芝的男朋友也来带她们出去玩。有一年夏天,苏鹤跟苏雁芝一起相跟着回小苏庄,从玉河县坐车到了金浦镇后,因为没有车,只好步行回家。中途在金浦镇停留了一会,天气十分炎热,经过一条小溪的时候,两个女孩就在溪边坐下来休息。苏雁芝将近视镜摘下来放在一旁的地上,然后开始洗脸。苏鹤也洗了洗脸,洗完脸起身的时候,一不小心,脚踏在苏雁芝的眼镜上,镜片当下就碎裂了。姐妹情深,苏雁芝也没说什么,姐妹俩还是继续赶路。两人一路顶着明晃晃的阳光走在回小苏庄的路上。

她们共同经历过很多事情,就像患难之交的那种情谊,经历过甘苦之后,感情更加厚重。直到后来,苏鹤去外地上学,苏雁芝结婚,她们才分开。苏雁芝出嫁的那天,苏鹤没有回来,但专程写了一封信祝贺她。虽然苏雁芝嫁到了玉河县,跟苏鹤家还在同一个县城,但婚后苏雁芝已经极少去苏鹤家,苏鹤也曾去过她家一两次,但总觉得从前的那种感觉没有了。渐渐地,那种彼此亲密的关系就冷了下来。没有了从前在一起的那些亲密的支撑,一旦分开,就变得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这样的关系,是尴尬的,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苏鹤看着她,仿佛又看到了童年时代,她跟小鸥坐在大伯家的院子里,跟绮鸢和雁芝一起玩闹的情景,屋里放着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大妈在厨房里做饭,一面叫她们去吃饭。整个暑假,她大部分时间都赖在她们家。傍晚的院子里,三个女孩子坐在水泥护栏上,拍着手,笑得那么响亮。那个时候,她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们会分开。可是现在,她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那些斑驳的残酷的岁月横亘在她们中间,让她们再也不能洁净地面对彼此了。她恍惚着,听见二姐在叫自己的名字。苏雁芝的声音和过往的那些画面重叠在一起,让她忽然分不清究竟是她迷失在时间里,还是时间丢失了她。

然后大家都沿着小路往上走。到了大伯家院门口时,苏雁芝一行人都先回了大伯家。苏鹤跟母亲几个人继续往上村走。

学校里面已经来了很多人,外面的空地上停着十几辆小汽车。这几年小苏庄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离开小苏庄的人家也越来越多。其实很多

时候,小苏庄都是寂寞的,是空旷的。它像一个已经老态龙钟的母亲,把儿女们都养育大之后,儿女们却都渐渐离开了她,最后留下的,还是她一个人,孤独而悲凉地守着自己的阵地。

酒席已经开始,设在每一间教室里,每间教室大概摆了五六桌,里面已经有人在吃。大人小孩,乱作一团。有很多没赶上第一轮饭的人就站在房檐下,一面等,一面躲太阳。炉灶架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几个男人在炉灶前挥动着大铲,他们被阳光和炉火的热气同时侵袭着,已经汗流浹背。旁边的地上放着一盆盆肉类和蔬菜。几个年轻的男孩端着托盘在各个教室间进进出出,嘴里喊道:“油啦,油啦!”十分忙碌。

苏鹤跟小鸥也站在房檐下避着阳光。其间,苏鹤还看到了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几个女孩,她猜她们现在都已出嫁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每次假期回到小苏庄,她们就会一起玩,踢毽子,荡秋千,捉迷藏,虽然玩得不算太多,可总归她们曾经是玩伴。她们应该也看到了她,但始终谁都没有主动上前去跟对方说话,甚至连声招呼都没打。

过了没多久,教室里的人吃完了,换下一批。苏鹤一家子坐在一起,还有村里另外几个女人也同他们坐在同一桌。吃饭的时候,苏鹤看到了一个姑娘,手里牵着一个小孩,苏鹤认识她,小时候有一次放假回来,因为弟弟的淘气,曾把女孩的头给砸破了,被女孩的母亲找上门来。因为都是熟人,所以对方并没有追究,但母亲还是送了很多吃的给人家。女孩的母亲后来得病去世了,剩下她父亲和几个哥哥,也没上学,在玉河县里打了几年临时工,后来就嫁人了。今天她可能来得晚了,开了两次席都没赶上,只好等下一次了。但她仍然牵着小孩在桌间转来转去,后来就干脆挤在了他们桌子边,自己拿了双筷子,给孩子喂两口,自己又吃两口。苏鹤盯着她,她一脸毫不在乎的神情,眉目间已经有一种沧桑的气息,眼神里流露的完全是一种被世俗浸染的疲惫目光。她应该是和小鸥年纪相当,但小鸥才刚刚大学毕业,还是一脸天真纯澈的神情,她和苏鹤面对面地坐着,只是看了看苏鹤姐弟,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好像她跟他们是陌路人,对于童年的记忆或许她早就忘了。她只是旁若无人地吃着,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羞愧。苏

鹤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挤在这里,这里已经是残羹剩饭,为什么不能等到下一桌再吃呢,难道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一桌十个人,她就是那多余的第十一个吗。等人们吃完都走开的时候,她依然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筷子,把她的另外两个孩子也叫来,在等待下一轮酒席的开始。

苏鹤离开教室往外走的时候,又看见了一个女孩。她们似乎同时看向了对方,苏鹤有些讶然地望着她,女孩也怔了一下,然后朝苏鹤笑了笑。苏鹤猜测,这女孩应该和饭前看到的那几个女孩一样,少年时代都曾经一起玩过的吧?可是她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做什么?在脑海里搜索一遍,没有任何结果。她忽然觉得有些怅然若失,她竟然连女孩叫什么都不记得。女孩笑着轻声道,回来啦?苏鹤微微一笑,说了声嗯,女孩就擦身而去了。她看着女孩的背影在外面的阳光下渐渐成为一团白晃晃的影子,忽然觉得,她原来根本是不认识她的,还有先前看到的那些女孩们,她也不认识她们,她从来都不了解她们。原来这么多年,她们仅仅存活在她的记忆里,她们仍然还站在少年时代那些单薄的光影里,仍然还站在岁月深处那些厚厚的尘埃里。可是彼时,她却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和她们只好在时光里背道而驰。

苏鹤怅惘地走到院子里。每个教室里的酒席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似乎天气的炎热也不能阻挡人们共襄盛举的心情。喧闹声和粗暴的阳光一起裹挟着,向她扑过来。她皱着眉,一面用帽子扇着风,一面向对面的一间教室走去。她站在门口,看见父亲站在里面。里面人很多,光线幽暗,许多人都围在那里。她知道,这是专门为开光庆典设的礼房。听父亲说,人们上的礼钱还挺多,都是几百块钱,也有一两千的。小苏庄普通的婚丧嫁娶,人们才上几十块钱,何曾这么大方过。看来人们对于观音的崇敬和膜拜是十分虔诚的,每个人心里大概都希望观音大士能护佑自己,给自己带来无尚的荣耀和福气。大家既然都上这么多,苏鹤自然不能例外,就上了三百块。她刚要转身,就看到了苏一清。苏一清将册子上登记的数目都浏览一遍后,才郑重其事地拿出四百块钱。她说,她要跟她年纪相仿的退休的女人们上的数目相等才行,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会被别人瞧不起。五百她

舍不得,三百又嫌少,四百块刚刚好。她一面看着人家登记她的名字,一面嘴里小声说:“哎哟,这比平日里婚嫁上的都多。”苏鹤问她:“老姑,你吃饭了没?”苏一清抬了抬头,又用她的大嗓门说:“吃啦,上这么多钱,还能不吃饭?早就吃啦,刚开席我们就吃的!”

苏一清走后,后面又来了许多人上礼,负责收钱的人光数钱都忙不过来,一面喊人来帮忙。苏鹤冷笑着往外走去,你瞧,苏白银毁了小苏庄,他修座观音庙赎罪,众人还顶着烈日,千里迢迢,巴巴地赶来上礼。每个人还都出手阔绰,包括她自己。

几个人相跟着往回走,路过大伯家院门的时候,看见蓝色的大铁门紧锁,他们一家人应该也去学校吃饭了,可惜没碰到,他们终究还是错过了。苏鹤盯着那扇门看了看,转身继续朝山坡下走去。快到大门口的时候,苏一清突然说:“你们先回吧,我还要去一趟观音庙再拜一拜,再多许几个愿,这样才划算。”

苏四清说:“我们先前不是都去过了?太阳这么烈,你还去干什么?”

苏一清嘿嘿笑道:“先前人多太挤,咱们匆匆忙忙的,我许得太少啦,现在我再补几个。”

花旗白了她一眼说:“你许得太多,观音菩萨会觉得你贪心,到最后都实现不了。再说,今天许愿的人那么多,她老人家能管得过来吗?”

苏一清不听劝说,坚持要重去观音庙,众人也只好由她去了。穿过旧院,走上小桥的时候,在影影绰绰的树影间,苏鹤仍然能看到苏一清的背影,头上搭一块湿毛巾,一只手挡在额前,颤颤颠颠地往岔口旁的小路深处去了。

尾声

下午的时候,母亲带着苏鹤和小鸥离开了小苏庄,父亲留下来继续陪花旗姐妹三人。他们走的

时候,苏一清还没有回来。他们顶着仍然火辣辣的阳光,走在煤矿旁边的那条路上,戏台上居然还在演着戏,唱的是晋剧《打金枝》,一生一旦正在对唱。而台下因为天气的缘故,竟空无一人。台下的荒凉和台上的表演相互映衬,显得寂寥而伤感。苏鹤回头望去,与它遥遥相对的,正是坐落在峡谷间的那座观音庙,不知苏一清还在不在那里。总之,此刻望去,那里寂静无声,观音庙孤独地伫立在烈日之下的山谷间,与上午的热闹喧哗形成鲜明对比。谁说没有观众呢?那对面的观音大士就是观众啊,这戏原本也是为了她唱的。

也许苏白银修这座观音庙,真的只是为了给小苏庄的大众带来福音和护佑,让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恶的,还是善的,好的,还是坏的,都能够沐浴到洁净和慈善的光泽。也许当初他并没有想到,煤矿的开采会让小苏庄的水彻底流失,会给小苏庄带来塌陷和污染,会造成生态和地表的破坏,会让自己的家乡变得像一桩被虫子噬咬过的空空的树洞。所以,他请来了观音。

佛说,修一座庙,可以消抵所有的罪过,洗净所有的污垢。大概也只有苏白银自己心里最明白。其实开光的本意是开发人们内心的光明智慧,让人们像观音大士一样,有一颗慈悲的爱心,可是,倘若内心真的怀有慈悲,心存爱心,心向光明,就算没有观音庙,观音也会普度众生的。因为,观音已经住到了你的心里。

车渐渐驶离了小苏庄。苏鹤心里夹杂着悲欢,她转过头,隔着玻璃向后望去。那些曾让她留恋的往事,亦已时过境迁,再也辨不出当初的模样。面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小苏庄,她只能无语。小苏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弥漫着荒凉的峡谷里,孤独地耸立着一座观音庙。

车渐行渐远,小苏庄慢慢地远去了,拐过山头,那座小小的观音庙也不见了。

邓瑞芳,生于八十年代。太原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曾为《大学生》杂志2009年度专栏作者,在《广州文艺》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现居山西太原。

[责任编辑 小文]

.....

和 歌：大家在读小说的时候可能要问最后的意义，不能迷失在生活的琐屑之中。最后的意义何在？

陈世旭：这问题太大，我想我回答有困难。我只能说我的感觉，好像男性作家更理性一些，更关注外部世界一些。女性作家更倾向内心、更私人化一些。

和 歌：男人总是想要黄钟大吕。

陈世旭：我特别崇拜那种有强大思想能力的作家。我相信文学首先是一种思想的艺术。小说家固然用形象来表述，但前提是有很强思想能力。这种思想能力在一个时代里是不是最高点，这应当是判断谁是最伟大的作家的条件之一。

还有一种作家我特别崇拜，他们是天生的小说家，能把任何素材都写成小说。

和 歌：文坛如果成为官场是很没有意思的。

陈世旭：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就不错了。有位朋友看了我的一些随笔，说写那种文章养人啊。“养人”指的是养作者自己的身心，这个词我觉得特好。写这种文章我完全是在释放自己，我虚荣就说我虚荣，我浅薄就说我浅薄。我行我素，无挂无碍。浅薄但不坏就行，如果深得像烂泥，我自己也受不了。

.....

——陈世旭 和 歌《做自己灵魂的工程师》（访谈）

.....

快到门口的时候，苏一清突然说：“你们先回吧，我还要去一趟观音庙再拜一拜，再多许几个愿，这样才划算。”

苏四清说：“我们先前不是都去过了？太阳这么烈，你还去干什么？”

苏一清嘿嘿笑道：“先前人多太挤，咱们匆匆忙忙的，我许得太少啦，现在我再补几个。”

花旗白了她一眼说：“你许得太多，观音菩萨会觉得你贪心，到最后都实现不了。再说，今天许愿的人那么多，她老人家能管得过来吗？”

苏一清不听劝说，坚持要重去观音庙，众人也只好由她去了。穿过旧院，走上小桥的时候，在影影绰绰的树影间，苏鹤仍然能看到苏一清的背影，头上搭一块湿毛巾，一只手挡在额前，颤颤巍巍地往岔口旁的小路深处去了。

.....

也许苏白银修这座观音庙，真的只是为了给小苏庄的大众带来福音和护佑，让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恶的，还是善的，好的，还是坏的，都能够沐浴到洁净和慈善的光泽。也许当初他并没有想到，煤矿的开采会让小苏庄的水彻底流失，会给小苏庄带来塌陷和污染，会造成生态和地表的破坏，会让自己的家乡变得像一桩被虫子噬咬过的空空的树洞。所以，他请来了观音。

佛说，修一座庙，可以消抵所有的罪过，洗净所有的污垢。大概也只有苏白银自己心里最明白。其实开光的本意是开发人们内心的光明智慧，让人们像观音大士一样，有一颗慈悲的爱心，可是，倘若内心真的怀有慈悲，心存爱心，心向光明，就算没有观音庙，观音也会普度众生的。因为，观音已经住到了你的心里。

车渐渐驶离了小苏庄。苏鹤心里夹杂着悲欢，她转过头，隔着玻璃向后望去。那些曾让她留恋的往事，亦已时过境迁，再也辨不出当初的模样。面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小苏庄，她只能无语。小苏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弥漫着荒凉的峡谷里，孤独地耸立着一座观音庙。

车渐行渐远，小苏庄慢慢地远去了，拐过山头，那座小小的观音庙也不见了。

——邓瑞芳《观音》（小说）

ISSN 1006-0219



9 771006 021009



定价：8.00元